芝峯集 七

雜著

芝峯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雜著

玉堂劄子 壬寅副提學時

伏以昏禮者合二姓之好上承宗廟故古人以爲廟見然後成婦其禮之重如此今者六禮既行儀文備擧而獨於廟見大禮闕焉不講豈非欠典之甚者乎若以不載於五禮儀爲難輕擧則親迎之禮亦五禮儀所不載而至 中廟朝始行之遂爲聖朝之彛範況廟見一節爲禮尤重考諸古禮參以會典歷代帝王莫不通行豈宜以近代未遑之典五禮未備之文

為諱而不行於今日乎古者三月廟見而朱子家禮制爲三日廟見之禮目今事不預講三日之内雖未及舉獨不可依古制行之於三月之内乎且我國士夫之家多行此禮者今若自 上斷而行之則不但於朝家盛儀少無未盡之悔垂諸後世亦將爲遵行之定法豈不韙哉伏願 聖明亟令禮官講定舉行不勝幸甚

玉堂劄子 二子

伏以臣等伏覩 下教以交河或開府或置京便否令二品以上諸臣會議者竊念堪輿風水之說不見

於經傳而作俑於後世其言茫昧而無徵其術荒誕而無稽斯固識理君子所不取也今有李懿信者掇拾地家之餘論鼓動不根之邪舌乃敢陳疏極稱漢陽交河地氣衰旺至以秘記為證必欲挈國都而移之附會張皇肆然無忌其心以為朝廷有人乎此疏一入遠近驚惑互煽浮言靡所止息左道妖言之罪自有其律矣臣等初聞下禮曹議啓之 批私竊以謂 聖上萬無聽信之理其必令禮官先議其是非而後議其妄言之罪不但已也問嘿以竢訖至于今乃有會議之命是不唯不罪其妄言而盖將用其言

而施諸事也以我 聖上之明不能不動於其言而有此舉措臣等之惑至是又甚焉夫所謂會議者或便或否有所折衷之意也今懿信之跡國人皆以爲可罷移都之事國人皆以爲不便則其便其否無待議矣臣等請得以明之天作神都甲於東方華山爲城漢水爲池形勢之勝固不假言而二百年餘人材蔚興民物殷阜治隆國泰夐越前古是乃已然之明驗若使術者之說信而有徵所謂福地宜無過此者豈交河卑湫窄陋之鄉所可擬議哉粤我 聖祖刱業之初經營四方定鼎于兹深謨厝美非後世淺見所

及而傳諸列聖爲萬代鞏固不拔之基其付托之重
亦如何哉　宗社在此臣民在此而一朝無故因匹
夫謬妄之見輕捨舊基委而去之則　祖宗在天之
靈其肯曰予有後乎且安土重遷品物恒性故亳邑
屢圮至於蕩析離居而盤庚申告再三惟恐民之不
從其勤也如此今國家經變以來瘡痍甫集　廟闕
營繕之役雖出於不得已而民亦勞止汔未少休睊
睊胥讒有不忍聞當此之時以靜鎭之猶懼未也顧
乃不諒時勢強拂人心驅諸荒野之中使之當宮室
板築之勞則魚駭鳥散勢所必至竊恐群情沸騰國

事潰裂變故之作將有不可言者矣　聖教又以別
京爲論臣等不知別京者何京耶古所謂行都唯周
之洛邑　皇明之燕京而或宅中圖治或鎭壓北虜
皆出國家大計非牽合術數而爲也至于麗季酷信
道詵之遺讖別建西南京四時移幸以求福利而反
促危亡之禍至今爲後世笑況懿信之詭恠不經非
道詵比而敢爲大言熒惑　天聽欲使祖宗萬年之
基業壞美於一擲不亦痛哉傳曰地利不如人和今
日之所可憂者果在於地氣之衰盛乎抑在於人心
之向背乎若以人事之不齊而歸咎於氣數德政之

不修而聽命於妖術則豈古帝王所天永命之道哉
臣等職忝論思目見邪說殄行將至於喪邦而後已
不敢終黙以重罪戾伏願 聖明深加省念斥絶妖
言亟寢難行之議以定羣疑以固邦本不勝幸甚

玉堂劄子壬子

伏以前日以恭聖王后誥命奏請事命議于大臣臣
等固知聖孝出天其於顯親之念無所不至而揣且
酌禮顧義不敢自專有所慎重必欲得禮之正甚盛
心也玆者繼有差出使臣之教不問禮官遽出獨斷
非當初下詢廟堂務求至當之意也竊念恭聖王后

旣膺徽號享以別殿尊崇之典極其隆盛 聖上追
遠報本之誠孝至此而無以加矣今以誥命之請將
欲上聞于 天子則揆以藩邦事體所不敢輕議至
於 貞顯 章敬兩王后皆在 先朝臨御之日自
宮中陞于正位據禮陳奏固其宜也與今日追崇之
事大不相侔未可援以爲例也臣等嘗聞家無二尊
禮無二嫡大經大法至嚴至明故在魯隱公之於仲
子僖公之於成風春秋深以爲非此實先儒之定論
而未聞魯之二君追請冊命於天王豈非守禮畏義
而不敢爲也古人所謂私稱於國中不出於境外者

斯可見矣今世之士稍知讀書者無不講明此義況
中朝持正識禮之君子必多有之若引經義嚴辭斥
之則所損非細將有不可追之悔矣今我聖母位號
已定尊稱國中無一毫未盡雖請于天朝固無所增
加若請之而不蒙准許反致上國之譏議則不亦有
憮於顯揚之道乎以 聖上聰明睿知其必灼見于
此而不揆諸禮經不詢諸羣議斷然行之而不疑是
雖出於奉先致孝之一念而臣等竊恐使 聖明尊親
以禮動無過擧之意實出於區區之至情而不能自
已伏願更加深思酌禮審處勉從廟堂之議不勝幸

甚

百官啓辭 庚戌二

伏承 聖批一則曰已諭二則曰不允邈然天聽似若未能深燭下情者臣等不勝悶鬱焉自古帝王追尊所生其情非不極矣猶必止乎禮義不敢逾越者是誠以禮爲重而任情直行非所以尊親也今我聖上誠孝出天追崇之典極其隆盛而議禮之際務求至當每以時王之制爲法一國臣民莫不瞻仰而稱誦焉柰何奉安纔訖縟儀方舉而亦祔之命繼下於一日之內必欲徑行已志不顧時王之制與前日

下教相盭至此中外傳聞莫曉聖意豈非未安之甚
乎 皇明孝宗皇帝不以周太后從祔太廟教之曰
宗廟事關係綱常極重不可毫髮僭差今若從祔是
違先帝之意又違羣臣會議會議猶可如先帝何此
孝宗之所以稱孝而為時王一定之制為萬世不易
之法也蓋宗廟者乃祖宗之宗廟列聖之靈陟降在
玆昭布左右雖人君亦難以私意輕易僭差於其間
如有一毫越禮之事則不啻虧損於聖孝難免得罪
於祖宗以此言之聖母之心亦安得晏然而已乎以
聖上聰明睿知豈不明知其是非特未之深思耳曰

多燕閒之中念及于此則其必釋然悟翻然改將不待臣等之縷縷而快從無疑矣臣等固當退伏以俟聖明之自悟而事係彝倫禮關宗廟不可頃刻淹延亦不容一日噤默故當此百僚奔走之時竭誠籲呼不憚煩擾區區之意唯欲使吾君立於無過之地其事誠急而情亦戚矣伏願　聖明更加三思亟從公論以答羣下之望不勝幸甚

呈禮部文 辛亥赴京時

謹呈為乞將世嫡冕服亟行覆奏完給事卑職等敬蒙　國王差委進賀冬至令節并請世子冕服奏本

之下今已多日而尙未覆題遠人悶鬱之情難以悉
達竊照天命五服尊卑式序旣有其名當有其服世
子旣膺天朝冊典而未蒙欽賜冕服小邦羣情咸以
爲缺上年謝恩使李時彦回還說稱將此冕服一節
具由呈稟則大堂老爺（侍郞前稱老爺閣下）曲諒事意假以顔
色至於丁寧批曰該國援例陳情以請庶本部便
於題覆得此擧國臣民無不歡忭感激玆所以冒昧
陳奏仰瀆於　天聽者也仍查景泰元年莊憲王奏
請世子冕服禮部覆題內節該天命有德式服章
名以命之器以別之所以彰美而傳盛也朝鮮爲我

藩國皇明統極以来世世稱藩敦禮尚義迥與海外
諸邦不同殆天所以資中華者也今國王爲伊世子
奏請章服亦出慕義尚華之誠似宜俯從其請錫以
七章服俾該國臣民咸知朝廷名器之隆世嫡根本
之重相應題請等因奏奉 聖旨給與冕服 皇朝
寵錫之典至渥且厚自是以来小邦遵據舊制相傳
世守凡於迎詔賀節望闕等禮世子服以行事未嘗
失墜垂二百年于兹矣小邦前此不敢煩請者爲緣
欽賜服式尚存故也今既淪失於兵燹之中雖欲按
圖自製終非欽賜真様不但小邦慕華之誠有所欠

缺抑恐皇朝錫命之章從此廢絕也且念 先昭敬王誥命冕服因亂喪失差賀節陪臣趙挺擄實具奏獲奉明旨即許補賜順付回還有失則補賜恩例一也此乃近事之可據而大部之所宜矜察向使欽賜冕服初不喪失小邦亦可摸倣製造則何苦仰首煩籲至此哉伏乞老爺俯燭呈内事理亟許覆題照例補賜不勝幸甚

斥絶虜使議 辛酉

奴賊雖強不過控弦數萬竊據一隅而已以我國七地人民之衆較之當不啻十倍苟能自強吾何畏彼

哉今乃肆然侮侮敢以詔文來脅蓋辱莫甚與前日
是胡事體不同義不可屈意迎接而書中所言亦不
可測今若含容姑息不早斥絕則日後難處之患將
無所不至而終有不可言之悔矣宜使邊臣辭之曰
爾酋於我邦當用敵國之禮以書契相問而乃以詔
文爲名邊臣義不敢聞於朝廷將此事意嚴辭斥去
而一邊盡聚軍馬分布沿江列堡示以必戰必守之
形則彼賊方與 天朝對壘必將畏難而不敢生心
慢侮矣況以新集未定之虜當天兵進逼之際遼陽
以東奮義不服之士亦多有之我國誠能停罷諸役

一意征勦渙發德音蠲除宿瘼使人心鼓舞興起悉
調域內軍兵激以必報 皇恩之義傳檄中朝與
廣寧協力掎角以為聲援出入埋伏相機進取則雖
不能一舉盡殲凶醜賊既腹背受敵亦必狼顧疑慮
不敢坐守遼城而有解散退走之漸此乃可乘之機
也失今不圖賊勢益張則後雖有良策恐無復可施
豈不痛哉且念我國處事 天朝餘二百年以禮義
見稱而荷 皇上再造之恩昭雪之寵亘萬世下可
忘者也義聲一揚師直為壯足以懾彼戎心而永有
辭於天下此在廟堂商度處之臣久病昏耗言不假

擇伏惟 上裁

待罪上疏 己未

伏以臣於十一月二十二日伏蒙 傳旨命從重推考者臣之罪戾實在逋慢雖萬被誅譴不足以贖伏地惶惧俟 命外不敢有所分疏只待緘問庶露下情而今伏聞凡係應推者罪無輕重悉蒙赦宥 聖恩如天許令自新臣誠感激益無所容而惟區區情事上達無路玆敢冒昧哀鳴于 聰聽之下臣本稟氣虛弱夙嬰疾病數十年來殆成癈人此則人所共知而前任順天府使久處炎瘴之鄉自上年冬積傷

風濕痰眩嘔血往來寒熱偏虛麻痺等證日增沉劇
不省人事遞任之後寸寸扶曳抵水原地垂死委頓
之中至七月間祗承成均館大司成除 命嚮感罔
極而病勢甚重不得上來竟蒙恩遞瞻望雲霄日夜
涕泣唯以在外累月分義未安爲歸死輦轂之計十
一月初舁擔入城而所患前證略無減歇加以腰下
重腿手足蹇澁不能屈伸腹中腫脹浮大如鼓不能
起立氣息如綫轉側隨人不能趍謝闕下致勤 嚴
敎人臣之罪莫大於此惶蹙戰慄罔知所措伏念臣
早竊科第遭遇聖明忝歷侍從沐恩深厚首尾三十

五年矣當此邊虞孔棘之日唯思糜粉少效萬一而不幸身疾重痼至此不能隨行奔走於百僚之後席藁私室以俟斧鉞罪當萬死罪當萬死伏願 聖慈天地父母亟加嚴譴以正臣罪臣無任兢惶隕越涕泣待罪之至謹昧死以聞

乞遞迎慰使疏 庚申

伏以臣叨承 聖旨差安州迎慰使者臣聞 命以來不勝感激夫人臣事君生死以之赴蹈湯火固所不避况儐接詔使揣分為榮安敢一毫憚勞以自陷於罪戾乎惟是螻蟻賤疾理難驅策若不自列終致

債事則臣罪大矣玆敢冒昧仰籲於 聖聽之下臣早遘疾病老益沉痼所患風濕痰眩偏虛痿痺等證逐年增劇已到難救之域今則形神盡脫澌憊頓極腰下重膇腹中腫脹左邊手足亦不運用委身床席不能行步者幾及二載矣加以風邪外束寒熱往來痰塞氣促昏仆不省一向奄奄命在朝夕自以遭遇

聖明沐恩深厚出入侍從垂四十年常思糜粉少效鉛刀一割之用而不幸嬰疾永爲棄物涓埃未報溝壑將塡此臣之所爲日夜涕泣死不瞑目者也竊念迎慰王人爲任雖重一番接應事無甚難而今臣之病

勢如此運動起居亦難自力況能趍走拜跪於行禮之地乎無論他證危篤擧此一事雖欲黽勉冒行不可得也深恐顚仆道路重貽辱 命誤事之患憂惶愈迫罔知所裁猥瀆天威罪當萬死伏望 聖慈天地父母諒臣危悃命遞臣迎慰使之任公私幸甚

辭弘文提學癸亥

伏以臣學本空疎才凡鹵莽決科以來荐嬰疢病不復讀書攻文者垂四十年間或習爲詩詞俚音寱語不足爲適時之用而今亦倂廢之久矣加以蒲柳前衰膏華早謝況病半生長以藥餌爲命精神氣血消

耗且盡遇事昏忘憒憒不省危途餘喘只待死期而
已雖欲收拾已衰之魄以從筆硯之役不可得也不
意茲者弘文提學之命遽出千萬夢寐之外驚惶感
激無地自容竊念詞翰之任自古所重苟非其人決
難冒居況今才華望實為一世所推服者固不乏焉
而乃以如臣者當之臣實未曉其故慚靦悶蹙罔知
所處伏乞 聖慈諒臣言出肝鬲遞臣兼帶提學以
安愚分公私幸甚

條陳懋實劄子 乙丑

伏以臣去九月中伏覩承政院奉 聖旨為責己求

言事臣再拜伏讀訖不勝感切激昂于下乃作而言
曰嗚呼大哉　殿下之言及此其轉危爲安之一大
機乎爲諸臣者所當畢露所懷仰承休命臣欲面陳
榻前則言辭拙訥聲氣不屬不足以道達下情欲具
本上達則病殑昏廢神思茫然繕寫而還止者蓋閱
月矣夫扣之而後言言之而後時皆臣不敏無狀之
罪也恭惟我　殿下踐阼之始會朝清明天地鼎革
萬化一新凡有血氣之倫莫不趯趯然喁喁然望至
治之成者亦既三載于茲臣入瞻經幄　聖度淵冲
睿謨明斷有不世出之資出視朝廷忠賢布列清論

恢張多第一等之流太平之功可翹足俟然仰觀天
象則星文示警物怪層現非常之變式月斯乍俯察
人事則世道益汚人心極惡可憂之端不一而足臣
毎中夜以思永夕不寐惄焉心傷潸然涕下憯莫知
其故也蓋聞人事失於下則天變應於上人事形也
天變影也影之在天者窅爾而難徵形之在人者灼
然而易見可不求其故而思所以盡其實乎若以人
事之未至者言之厲精圖治 殿下之志非不切矣
而施措之間有未盡實率職奉公諸臣之誠非不勤
矣而奉行之際多不着實以致績用無成治效蔑著

國事日以委靡朝綱日以紊亂是則無他皆坐不實之病也夫天下之事務至廣而所以操之者誠也誠即實也若不務實而徒欲以文具勤成治功則萬段事為悉歸虛套譬猶画餅充腸契舟覓劒畢竟無可摸捉處矣誠願 殿下繼自今盡誠於上責實於下以實心而行實政以實功而致實效使念念皆實事事皆實則以之為政而政無不擧以之為治而治無不成故臣敢以懋實二字進焉一曰勤學之實夫為學在勤勤則得之不勤則不得所謂勤者亦非尋章句習訓詁之謂也帝王之學固與經生下士規範自

別而體之身心眞知實踐一以聖賢爲準則未嘗一不同聖賢心法具載於大學論孟不啻詳且盡矣今殿下于此三書講讀殆遍庶幾修身以至治國行仁以至爲政遏欲以存天理眞積之久宜有實得而尚猶未也則恐不可謂盡其實也古之聖王盤盂有銘几杖有識暬御箴之瞽史諷之無一時而非學無一事而非學所以薰陶輔養者無不實用其力至于後世無復此規朝臣之昵侍討論者惟在於經筵而進講之官肅恭俯伏唯展讀數章而罷上下情意邈不相接雖使孔孟程朱日侍講殿其於成就恐未易也

況退朝之後深居九内所侍唯宮妾所親惟寺人寒
之者多而暴之者寡當此之時 聖學之所以用功
者果能無少作輟而能盡其實乎伏願 殿下勿以
謙虛自畫勿以高遠為疑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理
欲危微之辨知行精一之方沉潛玩索反復參究以
至群臣之賢否政事之得失歷代之治亂生民之利
病皆必講明而行之以實則日用酬應之間無非為
學之實地而自新新民亶在此矣臣又聞朱子之言
曰讀書須要切己體驗不可只作文字看蓋學者將
以致用惟當實下工夫一日有一日之益二日有二

日之益則自然心志內定氣質漸變可至於誠明之
域若讀書而不能踐履却於身心上了無干涉則雖
讀盡聖賢書顧何益哉故終日談經無補實功彌年
講學是爲徒然功惟　聖明懋其實焉二曰正心之實
夫人主一心萬化之本也一心至微攻之者衆或以
嗜欲或以聲色或以遊畋或以功利有一於此則失
其本體而有不得其正者矣古之帝王先正其心以
正朝廷廷而百官遠而萬民無一不歸於正是以方
寸之內全體瑩然當其未發五性具焉及其感而遂
通則發爲七情莫不中節如禹之聞過則喜湯武之

怒而安民文王之哀鰥寡大舜之樂取人堯舜之愛民孔子之惡佞欲仁者是已今　殿下天縱聰明留心問學克修己治人之法明善誠身之要講之已熟其於正心之實固無可議然盤水難持悍馬易逸幽獨得肆之中或失於照管而存養省察之功或不免間斷故本源之地未盡澄澈偏係之私有時闖發出言處事之際或不能平心察理以致悔吝竊恐聖心之所以用功者有未盡實而然也伏願　殿下敬以持之誠以守之勿為私意所間勿為怠忽所乘逐日聽講之外取心經近思錄性理諸書常加省覽昧朝

清明之際益務涵養之緜熟閑之須不弛戒懼之功此
心常存而私欲退聽則發而為仁義之言蘊之為聖
賢之德措諸事業者將然一當於正而治平之效可
致矣臣又聞張子之說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
師凡有動作則知所懼此言最為切着蓋人君之處崇
高之位與士庶之求師問道者其勢不同須以本心
為嚴師處恭以奉之篤信以承之一念之萌必求諸
心以審其善惡一事之作必質諸心以決其當否起
居造次必皆稟命於心慄慄凜凜常如聖師之對面
則大本既立百體從令動靜云為自無過差而合乎

天理之正矣惟 聖明懋其實焉三曰敬天之實矣
之與人一理無間理之所在即天之所在也六經中
言天者大㫖以理而言性曰天性命曰天命位曰天
位爵曰天爵民曰天民工曰天工叙曰天叙秩曰
天倫曰天祿事事物物無一不係於天故古之帝王
法天而行道奉天而行事嚴恭寅畏懋敬不怠一言
一動悉循乎天理則天必降監而百祥來集後世人
主不明此義慢天而不省背天而不顧所存所行皆
悖乎天理則天乃厭惡而災咎輒應其相與之際豈
不明甚然天之於人主雖或失道未嘗遽絶必先出

災異以警告之其所以仁愛者亦至矣昔楚莊王以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忘予歟夫莊王偏霸之主而乃能如此亦足尚已故曰怒予之天猶可為也忘予之天不可為也今 殿下承天命踐天位其於事天之道靡所不至而和氣未應灾沴荐臻致此無前之變豈非人事之闕失有以感召而天之不忘我 殿下 謹告如此則可不思所以盡其實乎伏願 殿下體天之行而毋敢或息畏天之威而毋敢不敬無災則懼天之所以忘予遇災則思天之所以儆予內以反省於身心外以修行於政治者

無一毫之不實而必合乎天心則仁愛之天寧有不格之理乎抑臣聞張栻之言曰人君不可以蒼蒼者為天當求之念慮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鑑觀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蓋人主之心即天也至於動作語默無非天也所為善惡上與天通故吉凶休咎各以類應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若不求在己之天而欲責諸在天之天則末矣惟

聖明懋其實焉四曰恤民之實國以民為本君以民為天天之立君所以養民非欲其厲民以自奉也古之帝王不以己心為心以民之心為心知民心之

在於欲壽則生之而不傷知民心之在於欲富則厚
之而不困知民心之在於欲逸則節其力而不盡此
所以盡為君之道者也今民之困於虐政久矣反正
之後民始脫於水火之中懽欣鼓舞咸有再生之望
而國家多故歲且連歉蕩滌甫訖徵斂猶前於是懽
欣者轉為愁咨鼓舞者反為嚬蹙殿屎愁苦之狀有
不忍聞 殿下至誠憂民首遣宣諭之使繼降惻怛
之教特令蠲免非止一再而中外官吏懶於奉行溫
綸聖札只一番看過而已村民不知為何事良可痛
也加以兵興八載百役蝟毛今年華使之行掃地以

去又前古之所未有哀我民斯膏血盡剝唯幸前頭有秋汔可少息而累年逋欠一時並徵雖曰稍紓力所不堪號牌之設乃國家不得已之舉而無賴頑氓厭其覊束或為移避之計流聞西路尤甚且遭風雹之灾朝夕對壘之地已至於無可奈何而失所思亂之民環聚於四境則竊恐赤眉黃巾再起於漢不獨外冦之為患而已　殿下於深宮之中必不知民生之至於此極而當事之臣不問民力之如何雖有告急之啓例為防塞當此倒懸之日立視其死而了無慰悅安集之策其可謂恤民之有其實乎伏願　殿

下念爲民父母之義羅八珍於前則思一國之飢者而求所以食之處細氊之上則思一國之寒者而求所以衣之遇病熱之民則思武王之扇暍見被刑之民則思大禹之泣辜發一言而不敢忘于民也興一事而惟恐傷于民也停不急之征下寬大之旨一切與民休息而臣僚所論係干革弊者必令大臣與該曹商議凡民情不便及所願欲者悉與變通貢物之可減者減之經費之可省者省之愼擇守令使之久於其職時遣御史訪問弊瘼以布惠鮮之政則民蒙實澤而邦本永固矣抑臣聞之恤民之實雖在於寬

其力役而其本又在於節儉不能節儉而求以輕徭
薄歛以恤其民不可得也誠願　殿下躬行儉約衷
率於上自宮闈服御之用無不節以制度然後痛洗
前規定為成法以矯中外之侈習量其歲入四分儲
一以倣成周之制特罷内需歸之有司以昭清明之
德則國無不足之患而民力可舒惟　殿下懋其實
焉五曰納諫諍之實人主之尊天也其威雷霆也苟
非性於忠義不計一身之利害者誰敢抗天觸雷霆
以自陷於不測之誅哉世之人君孰不知聽諫之為
美拒諫之為非而常患於難從者盖遠拂近乎不恭

力爭嬺乎沾直故或飾非務勝於人或護短恥屈於下騁辯博以窮其說衒聰明以探其情以致君子憂於見疑小人喜於迎合疑者疎之斥之合者親之信之言路旣閉國隨以亡矣今 殿下首開言路優納諫臣芻蕘必擇羣策並進雖舜之好問湯之弗咈蔑以加此而奈何樂聞之誠不繼於前拒人之色漸形於外至有悅而不繹從而不改者豈以耳目之言或抉摘微細有若塞責筵席所奏猥雜陳腐不合時宜爲不足施用而然耶然其間亦豈無一二救時之良策而事係宸里則失於優容言涉内庭則過於堅執

大小論劾多不快俞至於近日章疏沓至意謂 殿
下既以至誠求之宜以至誠行之而迄未聞因其言
而革一弊建一事者將恐求言盛意徒為觀聽之虛
美而已噫從諫非難用諫為難聽言非實用言為實
不憚咈意虛己以聽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納諫之
實也和顔稱善泛受其說內惡正直外為面從者納
諫之虛文也伏願 殿下益恢虛受之量舍一己之
見而以衆人之見為見去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
為知希旨者必察而逐之逆耳者必喜而從之不徒
從之而必底于行不徒行之而必責其實雖在微賤

而不遺雖涉訐犯而不罪使知無不言言無不用則上下相孚忠讜競勸惟 聖明懋其實焉六曰振紀綱之實國譬則人身也紀綱譬則元氣也國家之不能無弊猶人身之不能無疾病元氣存則人雖病而不死紀綱存則國雖弊而不亡故欲知國家之存亡視其紀綱而已矣噫今日紀綱之頹弛甚矣大防既壞奸弊歲滋朝廷不嚴國勢日卑四維不張百度皆廢泯泯棼棼少無奮厲之氣如人大病之後形骸徒存而元氣已盡日就奄奄不可救之域厥故何哉盖自亂政以來世道穢濁紀綱蕩然幸賴 聖明御極

一洗正之而餘習已痼未易變革如人元氣大敗必須倍加調護非可以歲月望其完復今日國勢之萎弱不振亦亂政之遺毒也治之之法當有其漸而或者不諳證脉徒以峻藥攻之欲一朝而去積年之宿患雖或支撑於目前元氣則削弱殆盡矣噫百隷情慢舊習不悛凡所作爲舉皆無實而閭巷小生各以所見輕論國家之大政朝創夕改有同兒戱猶治病者不善調攝今日更一醫明日易一藥擾其榮衛而冀其速瘳故清論雖行實效猶邈紀綱之陵遲有甚於往時至於令出惟反而玩法不行賤以凌貴而耆

僭無度防納刀蹬之弊猶在而少有不慊顯發怨上
之言吏胥奸騙之害依舊而訟牒公移盡爲舞矣之
資皂隷使令因事操縱侵漁無忌笞決小罰請托當
免視爲常事如是而欲望紀綱之振不亦難乎朱子
曰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然後
紀綱有所繫而立然則整頓朝綱雖責之大臣而轉
移振作之機實在於上伏願 殿下以大公至正之
心立萬事之綱率勵羣下之倦怠洒濯前日之昏織
中嚴宮禁必使內外肅然摠攬權綱勿令威福移下
如日月之運爲力不勞而幽隱畢照如雷霆之動爲

怒不猛而遐邇皆震仍飭大臣董正庶官以復檢下
之風以振一世之氣則百職修舉頹綱自肅惟　聖
明懋其實焉七曰任大臣之實夫人主之職在於論
相論相之道貴於專任自古人君居至艱至危之位
求同心同德之佐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其相
須之殷而相遇之難如此故任之必專信之必篤歡
如魚水合如符契然後道無不行事無不成若湯之
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齊桓之於管仲昭烈之於諸
葛亮是已其或任之而不能責成信之而不能有終
則雖使伊傅並相周召共政必無為治之效矣今者

明良相遇千載一時雖未見大段施設卽措斯世於
唐虞三代之盛庶冀日計不足歲計有餘隱然有喬
嶽默運之功夫揚綰登庸時爲改觀司馬作相虞戒
生事所繫豈不重乎然國事渙散庶績不凝尊卑大
小不相管攝是非之權靡所主張譬如壞船中流孰
柁者無人因循補苴姑冀無事臣竊危之盖國朝之
制大臣無權體統有分非銓長擬薦則罕所干預非
朝遴引對則不得進見面達之辭或簡於酬酢章奏
所請或靳於允從安有不得其職不得其言而可以
爲國者乎且相臣之任位尊勢逼猜疑易成讒毀易

來故從古以來克終者鮮以今日言之必無此患而
或苟避形迹不肯直前擔當或有所牽掣不能展布
所蘊則竊恐　殿下之所以委任與大臣之所以自
任者皆有所未至也伏願　殿下益盡委任之誠勿
以浮議撓其功勿以簿書親其勞惟責之以用賢才
足民庶安國家制夷狄之道凡進退百官刑獄重政
悉以歸之使之日坐政府會同六部裁決庶務一依
祖宗朝故事如諸葛亮之治蜀開誠心布公道集
衆思廣忠益以成治功則事有統一而朝廷自尊惟
聖明懋其實焉八曰養賢才之實夫賢且才者不

能以自成其所以成之者在乎能養故古之養才者
培之以道德厲之以行義成之以禮樂及其學充而
才達惟其所用而各適其宜以其養之有素也其士
之自養也亦必先之以學問講乎仁義之說以養其
德習乎政事之藝以養其材謹於取予去就之間以
養其志其所養如此故一朝出而居乎位沛然而有
裕措之而不窮若夫後世之士導率乖方而養之無
素則其才之不及古人無足怪也我朝列聖相承治
教休明爰暨　先王尤重儒術二百年來賢才輩出
盖彬彬盛矣至于昏亂之世猶以名節自勵或以忠

義自奮迄致　宗社再安彝倫復正　祖宗培養之遺澤斯可驗已然竊觀今者衆賢彙征羣才畢集而任用之際每切乏人之嘆期月之間未見致治之實其故何也盖國朝之制專以科目取人故癡騃之童不辨魚魯而便以决科為發身之具父兄之所教詔師友之所程督惟在於此幸而得第則曰成才不得則曰不成才自幼至老口誦六藝之編而乃其心則沉沒於利慾中日用行事無非干祿之術可勝嘆哉自權奸作壞之後時習益偷懶廢猶甚貿貿憒憒全昧向方詞章記誦亦不着力則明體適用之儒宜乎

不得見矣噫賢才之作成莫先於師道而今之為士者以從師學道為耻粗解舉子業則傲然自足不復知有性理之學未仕之前趨向如此他日立朝其無樹立可知豈非教養之方有所未實而然也伏願

殿下先倡正學以為導率之本別擇諸臣中可堪師表者授以太學其外學校之官並簡經明行修之士俾誨諸生勿以課藝為先唯以講學為務成德為期久任責成以盡作人之實則賢才蔚興以寧之美可見惟 聖明懋其實焉九曰消朋黨之實朋黨之作其端甚微而終至於貽禍國家漢唐之已事可鑑也

曩自數十年來奉公之義廢立黨之風成以同異為善惡以好惡為用舍擯斥忠良斲喪國脉至於頃歲而極矣爾時浮躁不逞之輩趨附喜事者本不足道其中固有秉心公平不喜為黨者當一邊得志之時不欲隨世俯仰稍自崖異則輒以物色相加初則疑之以黨終則斥之以黨或捃摭所親甚於連坐由是一時士大夫得脫於指點中者幾希然亦不無終始自立若范祖禹呂大防之不黨者未可槩以名色論也今 殿下深燭既往之禍痛戒偏黨之害嚴飭朝臣出於至誠朝臣等起於積年昇廢之中亦嘗目怵

而心驚者久矣莫不淬礪一心仰體 聖意以此相
警故朝著之間無向來偏比之習豈非幸哉但朋黨
之名固人君所當惡然若此心先主於中有所繫着
而遂疑君子爲黨則亦未可也蓋君子小人各自爲
類君子與君子爲朋小人與小人爲黨其勢固然不
得不爾故君子之斥小人爲黨者公也非誣也小人
之指君子爲黨者誣也非公也苟徒知朋黨之可惡
不察其賢否忠邪而一切務去之則好惡一偏取舍
顚倒遂至於小人得志君子獲罪而亂亡隨之可不
戒哉大抵同朝之士有兄弟之義古人相處以禮讓

為先以信義相好議有不合則責以勉之事有未當則糾而正之兩無猜嫌可否相濟今則此義久替士友之間情意不親故疑阻易生如草之有根萌芽易動目前湊合未能堅定此則交孚之實有所未至而然也然要不可抑勒為之若磨以歲月無有儔隙黨之一字不復掛口則自當消融滚合漸見好氣象矣第念宋元祐時諸賢滿朝而因蘇軾矯激之一言分為洛蜀朔三黨如程頤大儒亦不得免以致章蔡乘間復入誣以姦黨遂速靖康之禍誠可慨也故為士類保護計者務為鎮靜防其未然不可不深慮也伏

願 殿下先明在我之德建極于上勿以朝臣之朋黨為憂唯以辨別賢否為意果知其賢也則任之勿貳惟恐其類之不衆坦懷待下毋少間但使羣臣各務和協同囿於平平蕩蕩之中則朝廷和而四方亦和自無朋黨之患矣惟 聖明懋其實焉十曰飭戎備之實非兵無以衛國不備難以禦敵治安之世猶不可緩况邊事孔棘之日乎我國西界與奴賊只隔一水而近賊之不能忘我猶我之不能忘賊衝突之患不朝則夕而相持累年蹂躪日甚力殫於防戍財竭於供應凡所以拮据補綴者悉歸於邊兵之接濟

列郡蕩然已成空虛之地此自盡之勢也賊若驟至
則未知以何策制之以何兵禦之言之至此心可寒
也乃者伏覩 聖教有曰賊若犯關人臣之義不可
退在預講赴援之策以爲答 皇恩之地茲教一下
人人思奮大義所在師直爲壯所謂英聲義烈不出
樽俎之間而賊已逡巡震疊於千里之外者也臣竊
料賊雖桀驁不過控弦數萬竊據一隅而已以我土
地人民之衆較之當不啻十倍苟能自强而悉力西
向以示必討之形則雖不能一舉蕩滅賊必畏難而
不敢輒動將有解散之漸矣昔高麗定宗朝聞契丹之

將侵選兵三十萬以備之恭愍時値紅巾之變合兵三十萬勦平之其軍衆如此我朝壬辰之後雖生齒不敷必不下於麗季而當局者毎患無兵臣恐制兵之道未得其實而然也噫廣取武擧正軍日縮黃口小兒冒年苟充則軍簿踈矣兵無素養臨急調聚將卒不諳遇敵奔潰則軍制失矣入防邊堡唯事侵剝上番京城實爲役軍則軍政壞矣且我國之制軍民二政倶屬守令故力難兼察以致軍政不擧今宜變通依中朝治民則付之守令摠兵則責之武臣各邑將官並爲擇差切勿遷動自哨官把摠以至中軍營

將有闕則視其功勞久近以次陞授專管鍊習之事赴防則以其將官率領前赴其受任年久顯有成效者別為論賞或拜宿衛之職或除守令邊帥又作隊軍分為三等精壯者為上其次為中老殘為下成籍三件一上于該曺一藏于兵營一藏于本官其精壯被抄者常時預為裝束赴防則使其次老殘辦給行資如是則自該曺可以按名呼召庶免臨時抄發之擾矣號牌開丁亦分三等士族則自前不定賤役宜屬武學或徵布給軍庶孽則試才或武學或軍保庶人則定相當役至於西路入作流徙無常而以備耕

為業主戸之支保至今者亦其力也一聞徵布之令必有逃散之志限事定勿徵之意明諭鎮定似乎得矣伏惟 殿下勿以時刻少安為可恃勿以寇賊不來為可喜大小文具一切擺去遑遑汲汲唯以繕兵固圉為事申飭廟堂日新刻厲選將訓士廣儲蓄修甲兵明賞罰信號令以盡在我之實則國威漸張邊患可弭矣抑臣聞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決勝尉繚子曰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上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是知和與信為固國制兵之本也古者養兵必以養民為先而今者勞役之苦

民不堪命撫綏之惠民不獲沾平居旣失休養生息之方況望其緩急效用之實乎惟其不和故無親上之心不信故無必死之志盍亦思其本乎惟 聖明懋其實焉十一曰厚風俗之實國家之盛衰係風俗之厚薄風俗之厚薄由君上之好尚故堯舜在上則仁厚之風成而比屋可封桀紂為君則薄惡之俗成而比屋可誅上好下甚理所然也昔夏俗尚忠啇承其敝而救之以質啇俗尚質周承其敝而救之以文猶恐其趨於薄也禮以節之樂以和之深仁厚澤至於七百餘歲而後亡及漢初興懲秦苛酷矯之以寛

大文帝尤以德化民一時將相少文多質恥言人過化行天下風流篤厚四百年之基業實由於此我東方風俗素稱柔謹鄉士子弟能知禮讓修事親敬長之道農工商賈亦守本業無犯分凌上之習臣及見承平之世去古雖遠老成先進之人多敦朴雅重口不出毀訕之言身不履詭激之行以此成俗故壬辰倭亂雖無知小民莫有從賊者倡起義師以至勦滅供給天兵竭其財力而無怨叛之心其習俗之美槩可想矣式至于今世道一降廉恥都喪子弟而昧孝悌之方賤庶而蔑尊卑之等至有亂常悖逆之變相

踵而起衰薄之風日滋月甚如江河之决愈趨愈下將不知其所止尚忍言哉盖自頃歲以來民之化於不善久矣舊染之汚猝難盡滌唯當寛柔以教之薦實以化之使之漸變可也在昔殷之頑民大者作亂小者驕滛不率法度周公知其不可朝夕治也舉而遷之于洛未歷數紀而皆化聖人用意之勤如此孔子所謂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是也今之議者或徒見末俗之弊不務德化而揚清太過不思含垢而除惡必盡澄汰已了更求查滓使不善者殆無所容其其志則可矣欲以此冀其速治之効難矣嘗聞古人

持論務從寬厚不廉者謂之簠簋不飾而已行汚者謂之帷薄不修而已自非巨惡亟加包容勿爲已甚使其自新此君子寧失於厚之意也今也刻覈有餘忠厚不足成效未臻澆風已扇雖曰清明之世淳厖渾厚之氣索然無餘夫朝廷四方之本君子庶民之倡然則人心之不古風俗之未醇豈非表率之地有未能盡實而然也伏願 殿下修道於身成敎於國先德化而後刑罰崇禮義而厲廉恥謹庠序之制以道其民申鄕約之法以善其俗使人皆知忠厚之爲本薰蒸透徹觀感興起上自朝廷下至黎庶無不濯

磨瑕青漸漬德義以自歸於厚則風俗丕變古道可復惟　聖明懋其實焉十二曰明法制之實法制者藥石也藥石所以攻疾法制所以輔治有國者不能捨法而成治猶醫者不能去藥而療病也夫人君以一身處億兆之上持三尺之法而風馳雷厲殺生廢置人於千萬里之遠如領挈而裘順綱舉而目張伸縮弛張無不如志以法在故也古之聖王道之以德教齊之以政刑猶未足以盡天下之變於是為之法制使仁義之教寓於法制之中法行而仁義亦行故民畏之而不犯誅之而不怨由其法制之素明也降

及後世或以私意而廢之或以已見而變之人知法之可撓也則險譎者舞智而弄法倖謏者倚勢而賣法終至於法亡而國不為國可不愼哉惟我國家聖作神承制度旣備法亦必行間 太祖朝上將軍金仁贊以衣緣段特令囚訊當時用法之嚴爲如何哉

今 殿下承近世積敝之餘赫然臨御如雨露之涵潤如雪霜之肅殺陽開陰闔感恒惠懷凡厥臣民改心易慮兢兢奉法毋敢少肆佇見振肅之効而奈何更化未幾玩愒猶昔政歸姑息事多廢闕小惠徒勸大綱不立至於犯贓貪污之吏率免重刑生事上國

之謬旋即輕釋法之不行從可知矣且居官者不習典章以諳練為俗流以恪勤為庸鄙法文仰律官之口公案委胥吏之手加以我國之習不能耐久論說多岐好惡各異或不知緩急而妄欲更張或不審利害而惟務近功羣議所定一言輒改不究法意爭立科條變革無常莫知適從其失信於民如此故令之而不從禁之而不止桎梏雖加而略無懲畏誅死相繼而犯者逾衆夫如是則雖謂之無法可也以此觀之方今法非不良制非不善而所不足者實也苟能申明舊章修舉廢墜而行之以實則一部大典亦足

矣故有法不行是謂無法行而不實不如不行孟子
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斯言信矣雖然事
變之隱伏無窮而法制之隄防有限治亂安危之幾
有出於法制之外者則亦不可恃法而爲治唯當慮
之於未亂制之於未危每事揆其始而考其終當其
成而憂其敗天下之變後世之患參錯預度於胸中
隨時制宜使不至於危且亂焉其亦可矣伏願 殿
下以先王之心行先王之法堅持如金石必信如四
時使大經大法如白日之中天人皆仰覩不敢違越
至於大典續錄宜令廟堂詳加刪定行之無弊者遵

而勿失其有窒礙者變而通之酌寬猛之中為畫一之法俾人人知畏而自不為非則瞻聆一新國家可治矣臣又聞法不自行待人而行昔周公制法時致刑措蕭何作法民以寧壹苟不得人而任之則雖用周官制度一一講明必無補於實政故曰人存政舉人亡政熄惟　聖明懋其實焉嗚呼玆前十數條雖若迂緩而為治之要實不外此勤學正心又所以為治之本也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夫帝王為治之道至簡而不煩至易而不難得其要則簡而易不得其要則煩而難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得

其要故也然徒得其要而不得其實則雖勞心焦思宵旰憂勤亦終無益矣臣聞凡事不進則退國勢不治則亂今日乃 殿下謀始念終不遑暇豫之時也時日易失事功難成其進而至於治其退而至於亂罔不在今日惟 聖明省念焉噫今臣所言皆諸臣已陳之蒭狗決知其萬萬無用而劄稿已完未敢焚去病中荒耗今始投進無任悚惧之至且念臣適疾在身報効無日誠恐朝暮入地永辭盛代生爲尸祿之臣死作負恩之鬼臣所爲惓惓者此也倘蒙 殿下恕其愚而進退之幸甚取 進止

答口省劄具悉嘉鄉愛君憂國之誠所陳縷縷之言無非至論格言而劄中之意專在於務實可謂知要之論也予敢不服膺力行以副卿意哉

芝峯先生集卷之二十二終

芝峯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雜著

觀察使安公墓碑銘

盖公於先君子有同年之契睟光時尚童幼每從容次望見公顏色既弱冠登進士始拜公於直廬又後十七八年睟光長成始再謁公於私第則公勤勤然以故人子遇之意甚真也於是竊諳長者之風而著不忘于心矣今公之孫夢周以公銘事見囑其亦可悲已謹按公家狀諱宗道字貫夫順興安氏在麗朝有諱裕仕僉議中贊謚文成從祀聖廟歷三世至諱瑗

入我朝爲開城留後後先子孫大顯蔚爲鼎族具載
譜牒可略也高祖諱儀其官曾祖諱繼宗敦寧府主
簿贈通禮院左通禮祖諱光睟贈承政院左承旨考
諱景崔律翊衛司翊衛贈吏曹叅判妣牛峯趙氏縣監
自知之女以嘉靖壬午生公公自在髫齔莊重不好
弄識者異之稍長力學中丙午司馬乙卯文科初授
槐院至正字旋入史館至奉敎丁巳遭叅判公喪廬
墓三年制除遷侍講院說書諸曹則刑禮兵吏佐郎
吏曹正郎臺諫則正言掌令玉堂則修撰校理師儒
則司藝司成又歷尙衣僉正司饔司宰正丙寅爲便

養乞守白川郡有惠政民立碑以思壬申由右通禮陞通政吉州牧使甲戌遇母夫人憂守制如前喪服闋差冬至使赴京師還拜掌隷院判決事庚辰訖己丑出為慶州安東楊州三邑忠清道觀察使入為刑曹參議壬辰以利川府使屬倭寇朝議替以武臣與公散秩至庚子八月癸卯感疾以卒壽七十又九用其年十一月庚申葬于楊州某里某原從治命也公為人慈祥端恪侃侃自將性且孝友篤於奉先推及同氣恩愛無間恭以律己信以待人處家以莊而內外有截莅職惟勤而條約甚明居第蕭然僅取容膝

以問自適有同寒士非公事未嘗出門聞人有善稱
道不置常以言人過失為子弟戒公早擅時譽歷
顯秩而以在銓地為言者所斥竟不獲大用亦命也
然公自失職後能斂退自守不復萌進取意棲遲外
官以終其視世之人貪進不止百方鑽刺以求必售
者不亦遠乎夫人李氏宗姓翼城副守珪之女善於
內治克盡婦道年七十一先公癸巳卒至是祔葬焉
凡生五男世霦早歿贈左承旨世復豐儲直長世熙
都摠經歷世憲軍資判官世傑鍾城府使一女適士
人韓伯温側室二男世潤觀象監正世演武科出身

云云內外曾玄孫男女又四十餘人銘曰

始進之銳終也則鈍其誰怨尤公遂偃蹇古胡不崇用胡不究準之以年亦克有壽天實何心窮達惟命于身不贏以培後慶有丘崒如公藏在是我銘詔之尚亦無愧

宗簿寺正趙公墓碣銘

尚論之士必曰古之人古之人其曰古者非以其世以其德也余嘗以爲居今之世而有古人之德則是亦古之人焉即松湖趙公是巳世之聞者頗以余言爲信余于是始信知公不妄公歿旣十年其孫洛賢

以崔君有海之狀來屬余銘且言頤購大家文以圖不朽吁公之德自不朽余非其人烏能不朽公哉若謂余粗知公者則不敢辭乃瀝涕而叙之公諱應文字一貫漢陽人遠祖之壽麗朝僉議中事輝良琪雙城総管暾仁壁淯連世爲相或封府院君歷知事慕僉知宗孝典簿勉司果廣弼至僉知諱澄爲公考宗姓李氏永祀正呈珠之女爲公妣此其世系也公少力學即好古文辭雖從擧子業不蘄刻削巧中頗自放於繩墨之外用是屢詘亦不屑意萬曆甲午始登第人訝其晩而快其成初授成均館典籍遷刑戶兵

三曹佐郎以接伴官隨　天將于湖南訖事還歷刑
戶兵正郎出杆城郡守入奉常寺僉正由內贍寺正
拜司憲府掌令又自尚衣院正出南陽府使入成均
館司成兼春秋編修官充實錄廳郎廳累轉司饔院
軍器寺正丁未出延安府使入宗簿寺正此其履歷
也晩得末疾漸劇以辛亥十月某日易簀于私第距
其生嘉靖己酉壽六十又三葬揚州某里某原公眞
醇篤厚有古人風於事親則色養無違遇僉知公朝
京道卒奔號迎葬哀禮兩盡奉大夫人備極甘旨有
恙則手調湯劑嘗糞禱天以致誠感及居憂廬墓如

前喪鄉黨艶其孝爲官則一任悃愊簡以律己寬以莅民常見去後思當扞城時我人之沒倭跳還者被隣邑宰戮以冒功而其抵郡境者賴公勤活人至今誦之接物則不立畦畛所懷必盡故人皆悅慕然好善嫉惡自其天性聞人有善喜之若驚遇不善人視之若浼不少假顔色嘗有秉銓者知公亟欲推引而公守正不苟惟與親故賦詩樂飲自號无悶以見志築室廣陵江上時出倘徉澹若無意於世者至於死生之際人所難克而公在延安屬西警甚棘修城塹繕器械誓以死守余聞而壯之逮公疾余往問焉則

疾已殆呻楚不可堪而怡然若平日非有大段定力不能也余益敬之公初聘縣監李懽女繼聘觀察使崔蓋國女咸盡婦道崔氏撫育先孩以至長成無間已出壬辰避倭之日常佩利刀為臨急自決計其他節行類此後公一歲仍毁不起得年四十九凡生三男四女男曰榮男女適進士李安真次適正郎權士恭者李出也曰瀰賢早夭次即洛賢女適評事崔有海次適某官李裕後者崔出也榮男生男幹幹生男重呂瀰賢生男一洛賢生女一進士生男一女五正郎生男一女三評事生女一某官生女一並幼嗚呼

若公者庶幾無愧於古人而位不視德年僅中身或
者疑于天道焉然有子曁孫俱志學而文能稱其家
諸壻玉立名耀一時未艾之祚意其在斯乎銘曰
行之正守之勁本諸性位不竟年不永由乎命積者
盛施者省為後慶

承文院博士鄭公墓碣銘

睟光數歲時騃稚無所識然閱國朝三綱行實書得
博士公姓名而心艶之稍長即友博士公之孫孝成
氏每過其門棹楔交映未嘗不仰而肅敬焉盖博士
公歿今百十有八年而孝成氏又以公銘事見屬其

篤於追遠如此亦可謂能孝矣睟光既辱世舊安敢以不文辭謹按公諱舟臣字濟翁晉州望姓知中樞院事恭戴公諱陟之孫承政院左副承旨贈吏曹參判諱誠謹之子妣文化柳氏工曹正郎諱孝章之女也公生成化壬辰以成均生員中弘治辛酉文科選入承文院副正字進博士甲子參判公遇暴禍以卒公號擗不絶聲勺水不入口者六日而齒牙盡脫手指俱墮以至棄命年僅三十三時人語曰父死於忠子死於孝死亦榮矣聞者傷之葬于廣州治西甲坐庚向之原從先兆也公不幸早世言論風旨遠莫能

詳惟就其家乘而得一二焉公簡重美風儀人比之蘭薰玉潔至相謂曰纔有非僻萌于中一念濟翁則惕然自消其見敬慕如此時參判公以鯁直敢言忤廢主蓄怒未發公嘗私於參判公曰主上荒亂禍且及矣盍速去之參判公曰吾受先朝恩厚當死生以之到此地頭無可去之義參判公固以死自許而公之先見卓識亦非人所及也噫公以一死扶綱常揭宇宙炳炳烈烈使百代之下為人子者皆有所矜式而興起焉則其關於國家之風教大矣不亦偉哉公初娶丹陽禹氏洪原縣監拜昌之女繼娶長水黃氏

吏曹參判事孝之女無嗣黃氏取公弟判官梅臣之
子參奉元麟後之參奉生一男即孝成折衝護軍護
軍生男長曰百昌文科前藝文奉教次百亨進士女
適士人金以鏡百昌生一男一女百亨生一女以鏡
生二男皆幼鄭氏自恭戴公以清白致顯位以忠孝
訓子孫參判公以下至護軍君四世而旌忠孝者六
先後行蹟俱載圖牒即世之婦人小子莫不目飫而
口誦蓋古未嘗有也今奉教昆季亦皆以文行世其
家業嗣是以往子姓之克肖無忝能趾厥美者又將
千萬世而不替也其可敬已乃再拜而爲之銘曰

維罔罔以轢維赫赫以舒其不可訟者命而其不可誣者理歟

同知敦寧府事南窓金公神道碑銘

天啓元年辛酉十月壬午南窓先生金公考終于養生坊私第壽八十朝之賢士大夫與後進小生之聞義嚮風者莫不奔走涕泣有若骨肉之戚況睟光受知于公最親且久而病伏田野不獲臨壙一慟爲幽明負今公之甥成君汝學以狀抵睟光曰知吾舅之深者莫如子子宜銘豈敢辭以非人而重負公謹按公諱玄成字餘慶南窓其號也系本金海首露王之

後中替不振曾祖諱繼善祖諱仁孫俱隱德未仕至
考諱彥謙始以文學行誼顯累官原州牧使贈左贊
成妣廣州李氏進士重卿之女夢大星降于室遂娠
公生甫二歲手摸壁上書字久不舍見者奇之五歲
讀小學略知其義筆札外無他美十五益通經史日
晨省已在父母傍終夕伊吾不輟贊成公嘗曰此兒
才氣脫凡受學至肎綮處迎刃輒解少無疑難異矣
異矣弱冠登辛酉司馬旋擢甲子文科授校書正字
轉著作博士例陞成均館典籍移迎曙察訪入工曹
佐郎出牙山縣監入承文院校檢又出文化縣令壬

午葬丁考妣喪制除歷嘉山錦山郡守入刑禮正郎壬辰倭變追扈 大駕于義州以禮賓寺正兼備邊司郎明年出載寧郡守歷仁川府使入内贍司宰軍器等正壬寅特遞楊州牧使差製述官佐儐 詔使于境上還拜槐山郡守入奉常正移尚衣正丙午詔使又至再命公為製述官前後皆才舉也時朝廷設局命諸學士撰進東詩集公與其選事訖陞通政歷朔寧郡守驪州牧使戊申寫 宣祖大王玉牒以勞特授嘉善同知敦寧府事遷中樞丁巳承命平壤寫箕子碑文逮還閑有庭請不預者罪不測或謂公

且毋入以侯公曰死生有命吾何巧避爲遂復命退
即謝病不出坐此免數年屬歲儉饘粥或不繼銓官
有憐公者付散秩以祿之及卒貧無以庀襄十一月
己未合賵錢窆之于高陽某里酉坐之麓先兆也公爲
人英粹端恪恭溫剛果處身行事一循繩墨無表襮
無矯揉視義以動守正不變金精玉潔終始如一眞
篤行君子也性且至孝奉兩親色養無違所受俸祿
盡歸之親已不私焉親疾則沐浴禱天割手掌出血
以進及喪毁瘠幾不勝廬于墓側朝晡哭奠麻經不
去體平居昧爽梳盥畢整衣冠拜先廟出入必告至

老益虔方病革猶諄諄以其親不享極壽爲慟悲動
旁人豈所謂終身慕者耶有一姊友愛甚篤初登第
時貧成公喜欲畀臧獲若干公固以有姊辭貧成公
嘉之勉從其志曁分財唯取荒殘至如書籍微物悉
任姊自擇姊感其義亦不忍占晩年迎養如事母杯
羹寸臠必與共之有表弟窶甚公假一力以備薪水
弟亡而奴産三公分其二以與表弟之庶子及甥之
窮者有奴死無子家頗饒或勸公准法收其産業公
曰乘人死而利人財非義也苟奪其産孰掩其骸卒
不問其輕財重義亦人所難而在公爲踈節也莅官

則一任悃愊慈以恤民吏幹非長而所在遺愛邑人
頌其清白家人以公刻苦不肯少置弛張有頗作後
計者公正色曰舉家得飽足矣安敢剥公以益私耶
每罷歸家無甔石妻孥色飢而不以為意處家則留
心問學慎獨加工雖在燕閑未嘗見惰慢之容尤好
近思錄周易啓蒙等書端坐竟日沉潛玩索人莫能
窺其際引誘士子老而無倦故執經質疑者屨恒滿
焉壬子以後常杜門静養一不參朝論而猶惓惓憂
世嘗抗章請復任叔英削科 上亦優答平生無所
嗜唯酷愛山水遇一佳處輒徜徉忘返有歛退長往

之志而不果也其文章最長於詩精緻有味切近的
當自成一家其筆法少師趙松雪而有奪胎自得之
妙求者塡門揮灑不厭一時公私碑障皆其過墨也
噫公有不可奪之志節有不可及之德行有不可掩
之才學而謙虛內美務自韜晦故世徒見其在外之
文藝而誦之寶之然不知二者之於公末也李栗谷
先生亟加賞揚謂宜置諸臺侍成牛溪亦曰如金某
者當於古人中求之此足以觀公者矣夫人李氏即
宗姓以敬以順克盡婦道愛育昆季之孫若已出他
可類也先公二十九歲歿祔在公左有繼後子遴秀

亦前逝生男曰某某公卒後用原從勳贈議政府右議政蓋國家以生所未及命者命之吁惜哉銘曰

何惟昴精白乃長庚繄公之生亦孕光晶為國珪璋蔚有令望外溫內剛詩禮自將發為文章餘事鍾王輝耀宇宙卓絕終古維星有斗世皆仰觀公實似之學者宗師爵位不卑亦旣遇時然嗇厥施孰主張斯惟執不移卒齒無隨我銘非私請質神祇

貞夫人盧氏墓誌銘

睟光少時則聞世之論婦女之賢有士行者必曰盧夫人盧夫人及長得友夫人之子永起氏以永起氏

之所成就知夫人之德又能有以教導子也如此於是益信前所聞者今永起氏以夫人幽竁之銘徵於晬光晬光義不敢辭謹按盧氏為交河大姓高祖諱忠慎議政府領議政宣城府院君曾祖諱公裕同知中樞府事祖諱種兵曹正郎考諱僉司導寺僉正妣坡平尹氏奮義靖國功臣坡城君贈領議政諱金孫之女夫人在室端嚴有法度通曉義理唯勤女紅休聞夙彰既笄歸柳氏為議政府舍人贈吏曹參判諱堪之配順以事公莊以莅下得婦道甚嘉靖己酉參判公因觸忤權奸讁慶興乃極邊遠惡地也夫人足

未嘗出門一步而决意分死跋涉以從之非尋常兒女所能辦聞者莫不吐舌歆歎以爲難焉居謫十許年盡心保養略無羈寓戚嗟之色屬公疾甚危倉卒無醫夫人斷指和藥以進疾遂間蓋誠所感也逮公還朝未幾卒夫人終其喪不櫛沐哀毁過節殆至滅性奉祭以誠務極豐潔不以貧故少替有新物非薦不嘗祭器必別貯所得糜羞必閣藏以俟享祠宇未就則悉力經營以畢公志前夫人有五子女視同已出撫育諸孫以成昏娶長孫有年與已子並者每有過輒撻已子以誨之待族黨隣里一以誠意人皆翕

然敬服至於立心制行方正剛果類士君子遇事當爲行之不疑而猶必務求至當雖卑賤之言可用則聽之家事大小必咨於諸子而未嘗自專非達識無我何以及此嗚呼賢矣哉萬曆壬辰避倭隨長子永健于孟山治所癸巳七月病卒壽六十又六翌年甲午二月祔葬于楊州松山里庚坐之原凡生男二女一男即永起曾任加平郡守餘皆夭郡守娶某官某女生男某女某銘曰

惟行之懿惟德之備惟家之宜克配君子既堅且貞展也女士嗟惟夫人世皆仰止惟松有山其峻可比

我銘不諛惟後之聽

遂安郡守月峯金公墓碣銘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二月九日月峯金公卒于遂安治所大夫士相弔于朝曰賢人亡矣莫不歎惜涕潰出於至誠况睟光與公最親且舊非淺淺相識者比乎友人金君一叔信士也每見輒潸焉曰自月峯之亡也宿草屢秋而墓道無刻此吾輩之責也子盍爲誌睟光固有意久矣今其孤會宗續來以請嗚呼尚忍銘諸辭既不獲則乃泣而叙之公諱順命字正受本新羅太宗之世有周元者封溟州因氏江陵麗時

有曰上琦與子仁存孫永錫俱位平章事公其後也七代祖諱鏭入本朝爲工曹判書曾祖諱由岳漢城府判官贈僉知中樞府事祖諱渾司宰監正贈承政院左承旨考諱光烈社稷署令贈吏曹參判皆以公貴也妣成氏贈貞夫人以節行旌閭龍仁縣令孝允之女也公生於嘉靖辛酉中壬午進士戊子文科第二名權知承文院副正字己丑薦藝文館檢閱既任累月因史事被削在散者數年壬辰避倭揚根地遇賊公二親老不能行公與兄哲命翼蔽之賊遂斫公以及一親一家同死者甚衆公創重絕而復甦然猶

瘢痕滿面見者傷之乙未由承文博士陞禮曹佐郎
移兵曹至正郎兼春秋知製教皆清選也丙申以成
均直講差御史巡按關東旋入弘文館副修撰歷侍
講院文學司憲府持平司諫院正言丁酉倭寇將再
逞公與同志若干人主復讐討賊事朝廷爲設廳使
之招集軍兵公方任持平以力難兼察乞遞拜校書
校理仍求出爲全羅都事至則巡諭列邑募得數千
撫以恩信衆皆樂附聞南原圍急領軍馳赴未至而
城已陷戊戌拜副校理校理文學兼文學者各再獻
納持平者一己亥出守槐山郡爲政平易一境大治

後民爲立碑思之庚子陞牧忠州兼帶春秋壬寅入爲掌令遷直講軍器正司諫執義時有一王子貪戾取怨人莫敢上聞公入對 榻前乃極言之辭甚切直左右失色悚息以聽由是遞授正宗簿寺轉濟用監甲辰除瑞山郡守屢以善治聞特賜表裏丁未進階通政尋罷還戊申拜黃海道觀察使即辭遞爲兵曹參知庚戌授南陽府使癸丑瓜且滿換任潭陽相臣有知公者悶公病且遠行啓遞還朝公素有疾至是乞便任赴遂安郡莅職未久勤瘁益篤竟不起年五十四訃聞賜賻及祭有加用其年四月歸窆于南

陽府陰德里艮坐坤向之原與夫人同塋公儀容秀整禀性方嚴自少耿介宅心恬静終始一節不修邊幅斂於為學果於為義操守甚堅與人寡合臨事論議一出於正未嘗以利害少撓為守令則清簡自持必欲利民除害為臺諫則忠直自勵惟務恢張公論為文詞精緻峭緊一字一句必刻苦乃成恥同于俗故罕有述作與朋友處規過責善以相輔益所與善者無不敬憚悅服然志行峻潔剛於嫉惡見人非違及諂附勢利者若將浼焉又不肯隨時俯仰故坐此連蹇多躓而少成噫以公之德之于世皆想望有為

而年既不永用又不究天之報施乖舛若此曷勝慟
哉夫人竹山安氏某官諱景說之女天資莊懿內治
甚肅以勤以順克盡婦道先公二歲歿男長某次某
女適某官銘曰
繄公之德惟清與直其清也水其直也矢惟邦之式
惟士之特朝陽有鳳出為世用翱翔臺閣密勿經幄
一鳴驚代人仰風采賦政于外曰古遺愛將大有為
胡嗇厥施生不偶時嗟哉數奇正人奚罪天道或昧
善積而餘為後之儲陰德是宅實惟天錫我銘在玆
其永无隳

贈吏曹判書朴公墓誌銘

睟光生後於公十六歲矣而嘗舉進士爲同榜實有忘年之契焉歲壬辰睟光以從事道斧壤其宰即公也方賊衝突奔命靡定而睊其貌閑雅如平日固已異之越甲午公以松都留佐來訪睟光於洛下屬時擾攘勞勩不遑而視其色和粹如前日又益異之以謂公克養有素其得壽無疑不一年遽聞公卒嘗竊疑之而竊慟也今其嗣子應善以世分之誼來徵銘噫其敢辭按公諱璘字仲温遠祖諱進昇有功麗代受邑務安仍家焉歷數世至諱文晤位政丞其孫諱

義龍入本朝爲刑曹判書寔公七世祖也曾祖温陽郡守諱晉卿祖掌隷院司議諱堰考義城縣令贈戶曹參判諱仁豪妣贈貞夫人南陽洪氏爲天安郡守瀜玄之女領議政韓効元之外孫公以嘉靖丁未生生七月而夫人卒鞠于外氏以至成立壬申丁縣令公憂哀禮兩盡毁幾失明丙子初授社稷署參奉壬午中司馬試歷司宰監永崇殿東部參奉司饔院奉事敦寧府直長乙酉陞掌隷院司評丙戌出監長水縣戊子聞兄琮病亟即棄任歸己丑由司憲府監察監伊川縣辛卯因事罷壬辰敍司畜署司畜遷工曹

佐郎未幾選為翊衛司翊衛值倭寇至隨駕平壤復拜工曹以檢察從事官承 命巡歷本道山郡旋聞西京失守仍詣伊川東邸會平康缺倅難其人特授公縣監既數月方伯請代以武臣公即赴義州行在拜軍器寺判官癸巳 天將李如松勦平壤賊公以職事從之接伴使李相國德馨乃留公為屬隨軍抵開城即除本府都事是時新去亂人死亡殆盡戶不盈百且當孔道軍兵往來繹屬日或數千公撫摩收拾左右酬應事皆稱辦然在任累年勞瘁日甚親故或勸其退養公曰方國家昇平時做官干祿及今艱

危乃爲自便計耶乙未春疾遂篤始去職而不任登途僑寓府境民舍至七月卒于寓所年四十九卽以喪歸用十月葬于楊州某里坐亥向巳之原從先兆也卒後十年錄扈　聖宣武二勳原從累贈令職以及考妣用前勞也公天資篤厚性且孝友奉祭祀極其誠敬一從文公家禮事兄如嚴父至冠猶共被以寢雖異居日必早會夜罷及病休官侍藥不離牀者踰月待寡嫂如慈母盡心奉養睦於親族濟其貧乏處叔之無歸者并家屬畜以終身皆人所難也訓子弟則以好善力學勿妄交游諄諄戒飭爲守令則寬

[illegible]民厭以來吏常見去後思其爲伊川地産貂羊
舊有山稅官網其利公至卽罷除之其簡於自奉類
此李叅判廷馨正人君子也公與爲友婿特相親愛
李公嘗許以知己則公之所存可知公善楷字至於
篆數弓馬無不兼通蓋其餘事也初配贈貞夫人坡
平尹氏領議政諱弼商之玄孫右參贊諱鉉之女先
公十六年歿繼配贈貞夫人青松沈氏左議政諱德
符之後郡守諱尙之之女後公一年歿葬皆祔焉咸有
懿行甚得婦道尹夫人生男應善以文以行嗣其家
業沈夫人生男履善女長適縣監李厚與次適忠

義衛朴弘基側室男務善女嫁許瀞應善娶判書贈
領議政李誠中女生男曰稍曰稲曰穛曰稅曰稼曰
志學而文女二 初朴弘基生男一務善生男曰稃一
積女一許瀞生男一銘曰
維錦有州有綿厥休胤胄蟬聯茂躋顯秩公世其家
亦趾厥美克孝克友爲學在是臨難致命夷險以之
猝盡乃已歷職毋尸造物者何公不食報莫贏于詞
惟後是羡有豐斯食繁公之藏銘以詔後尚永不亡

贈戶曹參議李公墓碣陰記

公諱恪字敬叔姓李氏系出廣州世居利川有贈判

書諱寬義以儒行鳴世外上舍補官不起 成廟聞
其名對便殿將授以職固乞還鄉鄉人後立祠以
俎豆之即公曽王考也王考諱址考諱宗奎皆有學
不仕妣海州吳氏贈叅判淳之女以正德辛巳生公
公少業文亦嘗得擧而不中授忠佐衛左部將竟亦
棄去萬曆甲辰三月考終于家壽八十四用其年五
月葬于先塋側丑坐未向之原夫人祔焉從治命也
公事親盡孝遇節則專牲致養居憂則哀毁過禮夢
見親顔則夜起涕泣朝必設饌以祭平居與物無忤
睦於親族一以和厚人皆樂慕焉後以子震雄錄原

從勳贈爵參議夫人竹山朴氏高麗侍中全之之後
從仕郎世忠之女有賢行善內治嘗比隣失火女方
七歲跣而出卽招回嚴責使納屨以行雖在倉卒其
敎子以正如此先公歿凡生一男二女男震雄今爲
載寧郡守女適觀察使李聖任次文郡守堅贈領議
政韓某女生男光業生員女適某官任碩後觀察使
生男長用晉開城府經歷次用恒女長適評事邊宗
信次適生員柳孝健次適李宗尹內外曾孫若干人
側室男曰震元震彦女嫁李淑公雖累世隱德以終
今其子若孫登顯仕者非一鸞停鵠峙方進而未已

乃知公之斂于身者有以遺餘於後也余於郡守君友也求記甚懇故不敢辭以不文略敘其世系始末如右

亡室貞夫人金氏墓誌銘

夫人天資秀懿禀性端莊聰明過人敏達事理立心制行一出於正數歲時父母他出乳婢私取果子與喫則却之曰此偷竊之物吾不欲也多方勸誘終不肯其雅性然也十三歸于我入門拜舅姑儀度夙成不待姆敎自能中禮觀者歎異之盖自幼考都事公訓誨甚至於孝敬二字素所習聞故常曰我之祖識

婦道乃家大人教導之致也平居溫恭謹飭和敬備
至而無一言違忤無一事矯飾明析是非唯恐不當
於義無纖毫苟簡底意有士君子所不能及者奉祭
祀極其誠敬先期齋沐手自具膳裁折之餘必皆謹
藏懼其褻瀆終夜不寐以待行事不爲隆寒疾恙少
懈事我先妣承順致孝略無違志壬辰之亂余以從
事官赴嶺南遠京城失守無他子弟姊兄欲奉先妣
以出夫人執不可獨從先妣携挈諸稚弱深入山道備
嘗危險而卒得全方變故倉卒之際非眞知義理輕
重何以辦此其在流離竄伏中尤能扶持供養也於

至誠不避死生以安親心先妣每稱曰吾賢婦也臨終猶諄諄口中曰吾婦其養之誠終不能報是爲恨耳及喪哀禮並盡屬時飢饉營葬無路罄其身上衣資備葬送終無絲髮憾暨都事公之喪亦如之其處變之智奉親之孝求之女史古亦罕焉待姻族隣里曲有禮意濟其貧乏雖重貨不惜與人和厚少言絶無凌忽跎狎之色其所欲爲方便指畫使得成就故人皆敬慕親戚必曰吾夫人吾夫人余寡婦與庶從妹同居一家待之盡誠終始無間言愛育二甥之孤者無異親子以至婚嫁二甥亦視之如慈母訓子女

以嚴隨事警飭不令惰慢居常雖甚愛及小有過必
加峻責曰常見婦人知愛而不知教以成其子之惡
者多矣吾不取也俗尚禱祀每嫉之曰此非正理有
害無益巫覡妖邪之言一切不入於耳且不喜芬華
親戚家請會未嘗一往曰女子之道不宜出外況燕
樂乎唯通問饋遺而已勤於女工以身為率未明早
起先令內外灑掃室庭各執所事日有常課朝夕饌
羞家事大小皆自撿察未嘗頃刻暇逸余止之則曰
我自樂此不為病也志行高潔聞人不善或見事不
正如惡惡臭語涉干請者輒斥乃已故人不敢私謁

亦未嘗求丐於人年未三十即膺封爵而不自貴重常以安貧守分為心雖在州府廚供猶不煩官專責衙僕曰是亦過矣御臧獲有法未嘗呵楚而閨門肅穆人自畏愼又善體下情均其勞逸衣服飲食莫不平等疾病則加護故咸得其歡心卒後婢使有持素訖五年不變者數人其德化之所感如此余性拙不顧生業而善自料理未嘗告乏余又病欲求退則輒曰若决退則我能治農以供粥食無甚難矣每以此相勉而不克果迄今有餘恨焉既屢經重喪積毀成疾而性篤慈愛遇女夫妻俱歿有七孫兒日置眼前

哭泣由是疾遂亟乃曰喪息以後不能抑情至此悔
無及已悉呼孫孫泣言吾死矣誰當恤養汝者餘無
一語以終生於隆慶丁卯三月辛巳卒以萬曆乙卯
十月丙午得年四十九用其年十二月甲寅葬于楊
州長興里巽坐乾向之原先卜也金氏系出安東爲
新羅敬順王之後考義禁府都事某祖禁火司別提
某曾祖節度使儼宗妣青松沈氏觀察使銓之女凡
舉三男一女男長聖求議政府舍人次義賢幼夭次
敏求弘文館副應教女適承文院正字權徽先歿聖
求生二男二女敏求生二男三女皆幼權徽生二男

四女男曰躋賾趾女適某某餘幼噫以夫人之淑德
至行如是而天不與年福不永享亦命也銘曰
侍尊章從以子魂不孤尚寧止死則同此其志

貞敬夫人李氏墓誌銘

申判書玄翁公之配曰貞敬夫人李氏睟光少從公
遊首尾餘四十年所於夫人之懿行竊嘗一二稔聞
而艶傳之蓋公位列卿躋極品當世貴顯矣而視其
居第服食猶布衣也世固重公清約之操恬退之節
而益伏夫人之德與相爭內也李相國恒福於人少
許可至論婦女之潔廉有士行者唯以夫人為稱首

其真知言也哉令夫人卒既月公以狀屬晬光為誌義不得辭乃次其狀而叙之曰夫人系全義高麗太師禕之後節度使贈領議政濟臣之女節度使贈兵曹參判文誠之孫楊州牧使公達之曾孫妣尚氏宣務郎鵬南之女領議政震之孫嘉靖丙寅生夫人禀質既異承教亦早在室已著休聞及笄歸公公幼喪二親舊業零替夫人以稚年主饋能自幹家凡百修整宗黨多之每門會中表娣姒甚盛務以侈靡相高夫人獨攝敝預坐略無容飾識者敬之謂其有古列女風公嘗久疾夫人鬻簪珥備諸珍羞藥餌不解衣

東髻者殆周歲公生平澹靜不事治産家常立辟纑
石屢空而夫人朝夕拮据善自補綴不以有無聞公
至於奉先極其豐腆山澤諸品無少缺者日必晨起
手自治具飫及孺賤而不先乜也巫祝祈禳諸涉左
道必辟遠之性又廉介明白非義不取公始舉進士
尚夫人喜錫以僮指夫人辭曰諸兄之為是舉固無
錫也女安敢獨也公秉銓時有媚竈求款者夫人斥
之曰吾少而事嚴君無絲髮累長而奉君子如嚴君
焉何可以利故垢吾家範由是閨庭如掃有同寒素
之門自持極儉綺紈錦繡一不掛身子女或製進即

簨之曰華服我自不便其雅性然也又篤於友愛公有寡姊與之共爨三十年如一日姪女之無歸者數人率養一家終始無間遇公少弟鑑恩愛甚至自童丱至壯艾未嘗異視視諸姪如其子焉毋兄僉樞君諱俊妻病革欲避之他所請於公迎置寢室歿而仍殯與僉樞君同産者且四歲此皆人所難也自聯姻禁掖益懼盛滿恒存謙抑不爲交通私謁附麗計於勢之一字斂身謹避見時貴近之家有僱納郡縣貢獻牟利者治金錢結奧援憑藉恣肆者恥之不啻若浼惟日枲麻織紝自給而已其安分守正如此可謂

尤難矣癸丑獄起公罹網不測夫人囚首垢面寢苫
絶食欲自夬者數逮公黜配左右扶護備經險艱而
不失常度戊午廷請子東陽尉以形迹去就爲難夫
人毅然曰吾家雖憂畏甚奈何令兒爲不義耶非通
大義識大防不怵於死生何以及此噫士子平日讀
書講義理自以爲我丈夫也及乎臨小利害改心換
面隳落名節者比比聞此宜知愧矣癸亥正月癸巳
疾卒于金浦寓舍年五十八方夫人之訃聞也睟光
家小下至無知婢使率皆失聲咨嗟曰賢夫人亡矣
間有出涕者亦足以驗夫人之德有以服人也多矣

用三月某子葬某治某原凡生二男五女男長翊聖
即東陽尉尚 宣祖大王第三女貞淑翁主次翊全
娶都事趙昌遠女女長進士朴濠先殁次進士趙啓
遠次朴漪次姜文星一女字而未嫁翊聖五男三女
男長冕次昇炅最女洪命夏餘幼朴濠二男二女曰
世模世楷女李壽仁餘幼趙啓遠三男一女姜文星
二女冕娶海興君尹暄女生一女並幼判書公名欽
字敬叔玄翁其號也銘曰
惟貲之粹惟行之懿旣明且智其德也備克配君子
懋相厥美出言則義鬒婦之恥是曰女士爲世仰止

藏在此天錫後祉我辭無愧式詔來禩

贈吏曹參判韓公墓誌銘

晬光少則從鄕老先生聞韓公篤行士也嘖嘖惶其不寃長而過公之居見棹楔焉又知公夫人爲節行婦也心竊艷之公殁五十七年胤子同樞君孝仲旣顯推恩贈公及夫人視其秩以狀屬晬光曰先墓之誌有待于今敢以文請晬光雖生也後稔公之名不啻舊矣其何敢辭謹按公之系曰上黨韓氏本高麗太尉蘭之後奕世冠冕蔚爲鼎族高祖諱繼禧議政府左贊成西平君謚文靖曾祖諱士介永興府使祖

諱胤昌禮曹叅判考諱克恭司圃署別提妣李氏縣
監守震之女以嘉靖乙未生公諱天賚字夢說自幼
莊重寡言不妄遊戲甫十歲連喪怙恃能持服不出
戶哭泣不輟聲觀者憐而異之逮壯追慕益深常以
不及親爲終身痛耳絶音樂身屛華靡聞人壽席哽
咽不與會遇物新珍非薦不忍食每當諱日祀享預
齋素手自具膳務致精潔夜起整衣冠以待行事雖
嚴冱未嘗少替中戊午司馬自以永感不循俗設慶
只有一姊亡無子女姊夫具公思孟悉歸其臧獲公
辭曰不忍以吾姊之所占爲吾使役也終不受孝友

之行蓋其天植也其遊太學動遵紬徑扶大爲流輩所
推因嗜學積苦病遂歿以隆慶戊辰卒年僅三十四
葬廣州治南陰村里丙向之原先兆也配趙氏節度
使明[illegible]之女生而淑哲性且溫惠入公門順承無違
主饋奉祭咸盡婦道親黨歸稱及公之亡自分必死
頭蓬面垢菜果不近口唯以溢飲沃渴而已朝夕必
躬奠一如初喪四時必製衣焚於墓前值雨風雪輒
下庭號哭曰亡人托體空山吾何忍處房內乎擗踴
殞絶衣裾淚流或凍著地不開仍毀歲餘不起得年
四十祔公墓左後事聞旌閭名載三綱行實書雖古

節婦蔑有加焉凡舉三男一女男長即同樞君亨仲
娶監察李彥亨女生男五曰必大早夭曰必遠文科
兵曹佐郎曰必厚內資寺主簿曰必爻司饔院直長
曰必明業文女三適校理姜璘參奉成夐曰博士宋
行吉次孝參初娶贈參判李克仁女生男一曰必達
生員繼娶僉知柳德容女生男六曰必立曰必茂曰
必亨曰必起曰必建曰必迪次孝祥娶監察宋復興
女生男三曰必震曰必恒曰必升並儒士曾孫男女
又若干人夫以公與夫人之純孝懿行不克永年世
皆疑于天道然今同樞君用名位直言見重一時又

其子姓繩繩能世其家業若此之盛豈非天之與善而福慶蓋未艾也銘曰

蔡公之孝暨婦烈烈惟孝惟烈樹雙節莫巍于舒餉厥後善報不遷天與厚有寧一丘下所宜我銘無愧質諸祇

順天府重建八馬碑陰記

余嘗閱輿地勝覽見崔碩八馬碑事而慕之嵗丙辰忝吏于茲首訪其故則碑燬於丁酉兵燹不復者二十載矣慨然謀所以復之于是邑之賢長者許鍵生員鄭之推等若干人相與鳩材治石不踰歲而告成

意崔公之爲是府四百年于今而民思其德如一日碑雖廢而口碑尚存則安用區區刻石爲哉然所以表識而風厲乎人者實在於此碑固不可闕也音府使崔元祐嘗起其踣而猶詩以誇之況今廢而重建者乎繼是以往凡趍而過之者其廉士也固欣然起敬以益勵其操其貪者亦將惕然動心思改其不善然則斯碑之立不唯爲吏者之所矜式其關於風紀甚大視世之所謂遺愛碑只表去思於一時不能觀感於後世者相去遠矣竊喜茲事之有成而重嘉邑人之志粗記其顛末如此云

按崔碩高麗忠烈王朝人事詳載輿地勝覽可考也崔元祐詩云來往昇平節序移送迎多愧奪民時莫言無德堪傳後復起崔君八馬卑元祐乃麗季人也余次之曰從古山川幾變移廢基埋沒已多時姓名不用重鐫石好事相傳口是碑盖碑面舊書崔碩八馬碑至是用余言只題八馬碑三字亦猶峴首之墮淚碑遼東之華表柱不待問其姓名而知其為羊公與丁令威也

成均進士沈公墓碣銘

始晬先年甫成童遇公於泮宮公時為上舍生意動

勤不以偶生視之既晬光贅于公門公又特相親愛
情款甚至固艶公爲厚德長者令其孤牧使君諮以
所爲家狀索銘于晬光義不敢辭乃抆涕而叙之謹
按公諱友俊字而擇爲青松著姓青城伯諱德符之
後青城生諱温寔　昭憲王后之考領議政謚安孝
安孝生諱澮左議政青松府院君謚恭肅恭肅生諱
逡卜資寺判官贈左贊成於公爲高祖曾祖諱順門
議政府舍人贈領議政祖諱達源通禮院左通禮贈
吏曹參判考諱銓京畿觀察使贈補祚功臣吏曹判
書青坡君皆用子貴也妣貞夫人全義李氏縣監諱

翰之女以嘉靖丁未生公公才學夙成中甲子進士謂可立取上第而既屢試輒詘因厭棄舉子業萬曆己丑遇判書公憂毀戚幾不勝壬寅丁內艱守制如前喪不以年邁有異甲辰服除而病遂歿六月某子告終于家春秋五十有八公天性篤孝其事親從少至老執子弟役不少懈與姊妹昆季極其友愛雖異居晝必相聚語笑以為樂入夜乃罷日以為常待人接物出於至誠聞人窘急則施予無所惜且有幹局善達事理凡所籌畫人莫能及識者咸許以國器而公素偃蹇自高與人寡合又不肯諂屈為規規徇俗

底意坐此拓落不偶於世吁亦命矣當壬辰之避地
江都也公獨與宗人奉老母爲保守計人皆危之後
竟得全始服其智及 天兵勦倭進次松京公毅然
曰古者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義不容但已倡率同志
辦酒食船載往勞軍前 天將大嘉其義接伴宰臣
具聞于朝有賞職之命而終不就人益服其高致即
此而公之所存可知已先配竹山朴氏爲濟用監判
官世炯女禀質溫順克有令聞庭無間言萬曆甲戌
歿年僅三十葬果川別王村申坐寅向之原及公葬
葬於其右後配恩津宋氏爲學生球女亦有懿行事

君子無違撫諸孤有恩治家供祀備盡其宜至天啓
癸亥歿壽止六十翌年甲子附窆于公墓之南凡舉
六男二女長曰諧賢而有學識次譁亦儒士次即敉
使君出繼叔父叅判公後以文科歷任清顯位通政
次謐早夭皆先出也次譄次誼並儒士女適別坐李
邦益次士人金雲龍皆後出也諧生男光濂光洛女
宋錫龜諮生男光洙光泗女長具端兵曹佐郎次柳
簀李巖皆士人譄生男光渭光濟餘幼內外諸孫共
三十許人銘曰
曰既降材而不遇時無位與壽夭實何爲斂福于躬

惟後是貽善報非忒厥或相之一丘中坎公宅於斯
式銘潛德其永毋隳

勵山郡守鄭公墓碣銘

公諱休復字復初爲東萊鄭氏高麗左僕射穆之後
歷八代有諱矩入國朝位議政府贊成事謚良節諱
善卿贈戶曹判書諱秷贈戶曹參判諱元耘贈戶曹
判書諱荃藝文館待教贈贊成至諱大年議政府左
贊成是爲公考貞敬夫人宗姓李氏孝寧大君五世
孫宗廟署令仁弘之女是爲公妣公幼而聰秀長益
精密於事物上無不曲通其妙嘉靖辛亥蔭授慶基

殿樂奉務司宰司饔例陞通禮院引儀除木川縣監
瓜滿替拜軍器主簿邑民爭願借留方伯以狀聞特
命仍任及還民又立碑以寓去後思自辛未暨萬曆
庚子入爲掌隷司評者四漢城判官者再司憲監察
儀賓都事繕工判官者各一出爲忠州水原判官開
城都事文義縣令揚根抒城安山德川礪山高城郡
守而德川高城則以病辭不赴甲辰九月因微恙屬
纊于鎮川寓所距其生己丑得壽七十六用乙巳某
月葬于廣州陰村里某原從先兆也公禀性明敏端
慤清愼儉約處家則謹承庭訓一循繩墨斤斤爲佳

子弟居官則恪勤奉公筮仕五十餘年終始不怠所
在稱職平生行已不事表襮無一毫矯飾底意其莅
松都也貧成公手書柳玭戒子文遺之曰主多富商
官鮮廉潔爾宜慎之公揭諸廳事座右朝夕服膺吏
民亦知敬畏莫敢欺侮其任礪山也聞罷翌日登道
行色蕭然略無吝情人至今稱之若公可謂善繼善
述毋忝所生者矣至於奉先供祀極其誠敬手自具
饌老猶不替亦人所難也配南陽洪氏贈領議政誾
之女賢而得婦道甚事親御下咸盡其方以庚戌某
月歿與公同塋凡擧一男二女男曰灝女長適通川

郡守梁思行次適慶州府尹李廷臣灝娶郡守宋瑗
女生男二良佑生員良弼靈光郡守女二生員李成
光幼學李汝湛側室女一通川生女三承旨尹讓執
義嚴惺叅判吳百齡府尹生男三應黃咸昌縣監應
英監察應蓍進士女一幼學權諲內外諸孫共五十
人不佞後公三十五歲生而實有世分之雅且與府
尹君相從固久槩聞公平日行蹟故因其請乃不辭
而為之銘曰
維萊有鄭累善積功焯矣惟公有古人風人夸盛族
公獨持冲趾義為政龔杜之能克守家法世載休稱

有種必穫後祉是膺贇贇高岑于漢之陰銘以闡幽
百世永欽

工曹判書尹公墓誌銘

萬曆紀元之三十九年八月六日工曹判書尹公考終于漢城之私第朝之大夫士暨閭巷小民皆曰賢宰相亡矣相與歎惜涕濺有若骨肉之戚非公德之服人心深何以致此今距公卒歷十年所矣公之子參判義立氏以家狀索誌于晬光而謀所以不朽者噫公之所立自不朽如晬光者安得以不朽公哉然晬光自爲郎屬上下朝著間望公風猷舉止雖不能

窺其大者遠者知其為偉然盛德君子而心竊慕嚮者雅矣既屢辭不獲則略叙世系踐歷而足以銘謹按尹氏出坡平始祖諱莘達佐麗祖有功至侍中文肅公諱瓘勲名益著具載國乘可略也高祖諱岑刑曹叅判贈兵曹判書曾祖諱之崇敦寧府正贈左承旨祖諱廷霖利城縣監贈吏曹叅判考諱希廉以學行名初 明廟屬意於 宣祖大王選為王孫師傅卒官慶山縣令 宣祖特命贈左承旨後以公貴加贈吏曹判書妣贈貞夫人韓山李氏齊陵叅奉曄之女以嘉靖癸卯六月某子生公諱國馨字粹夫古諱

先覺因避忌改從小字蓋方娠時有夢葵之異故命
之卽今諱也公生未月母夫人見背外王母柳氏取
養之不煩敎督而自力於學九歲能屬詞幼受業於
俞敎官任後遊學於李靜存湛藝業夙成辛酉中生
進兩選隆慶戊辰登別試文科由承文院副正字遷
至博士壬申陞禮曹佐郎歷監察正言刑兵佐郎出
全羅都事萬曆甲戌遭判書公喪廬墓三年日上冢
哀省雨雪不廢丙子服闋復禮曹陞正郎自此至己
卯屢歷持平正言獻納入玉堂爲副修撰修撰先是
有柳淵者以弑兄游服刑死公於　搨前白其寃累

獲游伸枉於十七年之後人咸快之庚辰以副校理
再授兵曹正郞屬公修擧兵籍　命勿遷者屢辛巳
差御史巡撫關西由校理拜吏曹正郞歷掌令司藝
校理甲申除淸州牧使未幾罷復叙掌樂正乙酉以
副校理陞副應教特　命玉堂官並陞一資於
是進通訓應教嘗　啓以王子第宅僭侈及義安宮
外廊踰制事辭甚鯁直　命撤其宮廊轉檢詳舍人
司諫典翰丁亥以直提學差咸鏡巡撫前後出入邊
上揣摩條請多中肯綮尋擢同副承旨陞至右移副
提學屬邊帥陞辭　命公偕入籌畫公惶懼請免

答曰君臣之間情如父子雖一日十見何妨遂進啓
宋言慎之論黃廷彧非固排擊意 上喜曰得長者
長玉堂予無憂矣賜酒醉甚 上曰卿毋讓不思子
曩日語耶前公爲應教時入夜對奉觴不能飲 上
曰禮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況君賜乎雖醉何害
盖指此事也時謂異數戊子以大司成還副提學時
本朝宗系辨誣會典頒降大臣諸宰伏閤請上號未
允公因進箚啓曰羣臣請號而 殿下固讓不許其
盛美反有光於受號且放勛重華史臣之所追述非
尊號也而今羣臣啓辭欲比而同之塞合甚矣退與

館僚上劄請益崇謙德以示不居之義又言宜早建
儲貳以定宗社大計未幾遷右承旨陞左己丑進啓
曰王子年幼教養當及時而外間皆言王子奪占山
澤之利且闌節頗行云左宜禁戒已又上劄請建儲
援引古今得失以及敎導王子之事反復數千言傳
者竦然縮頸柳西厓成龍以書賀曰吾輩媿死矣居
數日特除尚州牧使於是三司爭之首相柳公㙉抗
章乞留皆不報出都之日道路有流涕者繼妣李夫
人在義城迎養甚至嘗感祝曰 聖恩如天不知所
報推以及民盡誠爲治弊袪而政擧方伯以最聞賜

表裏襃奬之辛卯正謝遞拜忠清觀察使及辭　上面
諭曰卿無恙否仍問本州士可用者公謝不敢以鄭
國成尹瑱孝行對即　命除職壬辰倭寇至進嘉善
兼巡察使俄聞　大駕西狩人心崩潰方收集敗亡
爲捍禦之計而賊勢充斥不克以時月進勳言者用
此咎公竟削官甲午始敍僉知判決事乙未拜兵曹
參判自以父子俱通顯深懼盛滿乃辭遞授同樞嘗
引對啓曰　殿下遭此無前之變亟去尊號布告中
外則當初謙抑之心在今貶損之道可以兩盡　上
曰予嘗有此意而不果卿言之眞忠臣也即命舉行

時甚韙之而大臣啓寢其事未幾拜大司憲還中樞
公素與柳西厓道誼相厚至是西厓居首揆公在備
局協心謨議忌克者側目將有不靖之端遂力求外
丙申除驪州牧使丁酉病罷旋敘以護軍儐接蕭按
察梁布政于西路戊戌歷右尹刑曹參判陞嘉義其
冬時議攻西厓甚峻并及公罷不敘自是栖遲海曲
者數歲乃構小屋於西湖上扁其齋曰思省次金慕
齋思菴三絶句以寓其意乙巳錄宣武從勳復護軍
判決事戊申以左尹轉戸刑參判大司成大司憲特
陞資憲工曹判書又歷大司憲知中樞庚戌復拜工

曹丁繼妣憂執喪遵制饋奠必躬不以衰病或替辛
亥又哭長子喪況痛積悲遇風疾遽卒享年六十九
計聞輟二日朝賜吊祭賵賻加禮卜十月六日葬于
廣州南漢西麓公天資粹美風度宏厚以忠信立心
以清謹持身言行相顧絶無表襮而儀容秀偉神識
凝重識者咸服其德量初爲舉子業不專意於科式
而於文字上知有用力之方以徇名喪實爲可恥畢
竟操守之確論議之正盖有所本矣事親則愉色婉
容發乎深愛以不識慈顏爲終身痛遇人呼孃輒嗚
咽不自勝奉繼妣極其誠孝年垂七秩執子役愈恭

凡可以養志悅心者靡不至立朝則終始守正權勢
之途務自斂退唯以直道事君爲心事有當言不避
忌諱前後犯顏進諫無非讜論嘉議足以維持國脉
裨益君德蓋公初釋褐先判書公勉之曰許身於國
貴在盡忠一意恬靜毋求躁進由是佩服先訓不敢
失墜非性於忠愛者不能也接物則一以誠信和氣
盎然見人小善力爲稱道如其過惡則不欲掛口及
至莅官處事剖析是非有毅然不可奪者居家則沉
嘿寡言喜怒不形雖當禍患之際亦不少動性淡泊
无所嗜聲色戲玩未嘗近前唯日披閱書史論說古

令不以樂教子孫則諄諄誘以義方有過不遽叩責徐加警飭使知悔而已嘗語諸子曰吾位宰列汝曹亦外顯班非薄德所堪常體吾意懍懍以淵氷爲戒則可矣於恤宗族出於至誠遇有貧病喪難盡力扶救尤留意於譜牒常曰爲人而不知所自出豈盡人之道乎悉取內外先派撰成一書手自繕寫讎校雖窮鄉疎屬苟以戚分來待之無間故莫不感戴以爲依歸焉立朝餘四十年清修一節老而彌厲口不道營產事人有問者輒曰奉公無贓不遑念及逮罷官無所歸笑曰乃翁求田問舍可謂晩矣公自少負經濟

望世皆稱其風裁崔守愚簡亢士也平生少許可一見公嘖嘖曰近世士友中尠有其比與時當大任者必此人也其見重於人如此不幸連蹇擯斥田野間能處之怡然殊不以爲意而一時談者視公如張九齡司馬君實冀其復用既陞八座年亦衰矣朝野猶想望大拜庶幾有爲而天又不假之年命耶人乎有遺憾矣配曰貞夫人趙氏平壤大姓領議政文忠公浚之六世儀賓府經歷琇之女也生有淑愼之德事君子無違行承順致敬五十年如一日窘乏之色請謁之私未嘗毫髮聞於公事舅姑以孝奉祭祀以誠

凡過諱日及時事宿齋潔躬執饌具不爲疾病懈弛
且過朔有所言議必斷以義理自戊午廢母之變每
曰吾心痛割若遭親喪後當壽宴戒勿設樂兒孫有
約婚於宰臣家其宰即惹禍宮闈者也嚴辭斥絕使
不許婚其高見遠識有士君子所不及者年旣老耋
氣力漸憊而精神不爽思慮聰明無異於少時每早
起梳盥端坐竟夕手不釋女紅所性然也及公歿哀
毀過甚制除猶素服終身方疾革改製素衾以擬靈
寢之用盖亦持服不變之意云天啓辛酉八月十二
日在參判君長端任所卒得壽八十二用十一月七

日祔公墓右至癸亥閏十月甲辰遷厝公及夫人楊州長興里丁坐之原凡舉五男一女男長敬立忠清道觀察使次義立即叅判君也次貞立前豐德郡守次禮立次德立皆蚤夭女適吉川君權朌觀察娶僉正李好約女生男二女三曰仁啓司憲監察曰世徵繼禮立後女適判書金蓋國郡守任孝達叅奉李志一叅判娶正朴文榮女生男一女四男曰仁迪天女適正郎黃瀷縣監安鋌侍直朴以章監役李耆一後娶牧使鄭綸女生男三女二男世獻餘幼貞立娶學生金大復女生男一曰世耉進士吉川生男女各二

男曰敬承文副正字曰倜禮曹佐郎女適翊衛李如
圭進士睦樂善内外曾玄孫男女並七十餘人亦盛
矣哉銘曰
自麗而鮮源遠流長簪組綿聯奕世彌昌逮公益振
爰發其祥帝賚我良爲國珪璋秉德惟剛忠信直方
騫于通列志切扶匡血誠無隱腹披膽張惟弗自惜
屢遭斥傷進退一節身厄名彰如彼精金既鍊愈光
宜大厥施慰我民望不年與公天奪何忙音徽未沫
簡牘風霜發且有聞誰謂公亡欝欝高岡衣冠所藏
銘以詔後尚永不忘

議政府領議政申公墓誌銘并序

崇禎元年六月戊午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世子師玄翁申公卒于位朝之大夫士暨閭巷小民莫不奔走泣涕言曰天乎天乎賢相亡矣國事已矣相與咨咨戚戚發於至情非公德之入人心深何以致此葬旣有日其孫翊聖以家狀徵誌於睟光顧睟光不文懼無以敷揚盛懿昭示無極辭屢不獲則輟笑而敘之謹按公諱欽字敬叔申氏本出谷城麗初太師壯節公崇謙以忠勳賜籍平山子孫因著姓世冠冕不絕至我朝有諱

曉者以司諫院正言言事不合居外不仕以終寔公五代也高祖諱自繼典牲署主簿贈吏曹參判曾祖諱世卿社稷署令贈吏曹判書祖諱瑛議政府右參贊謚戎簡後以公貴贈左贊成考諱承緒開城府都事累贈議政府領議政妣息津宋氏贈貞敬夫人爲左參贊麟壽之女夢大星入懷翌日生公於漢城之私第即嘉靖丙寅正月某子也生有異姿廣額大耳目如明星右頰一大痣如彈丸狀自髫齔嬉戲不凡舉止端重有成人度七歲喪太夫人未幾議政公又歿能持喪哀慕益至見者傷之就育於外王父宋公

一日試諸孫作句語公甫八歲卽應曰天地萬物春
爲長者宋公玏驚異知必遠到讀書纔數卷文義大
通不復師授十三善屬詞柳西厓成龍奇其文爲未
許爲宋氏家藏書甚富公每入室靜觀殆忘寢食以
故遍覽經傳子史旁及律曆筭數醫卜之書靡不洞
曉庚辰贅于淸江李公李公濟善易公請益講至數
卦李公遽遜曰已見大義復何爲十六出遊場屋
每擧輒高等儕流咸推伏無敢齒者癸未三司攻李
栗谷珥至以驕蹇慢上目之公男秉憤慨爲大諫出
啓稿示公公覽訖曰李公負當世重望措語恐太直

憲既竟坐寘群從之舅因謂公右栗谷謗議遂行乙
酉中進士第三生員第八名人猶以不得狀頭稱屈
丙戌捷文科公雅不喜交遊秉心守正略無偏向而
時議斥異已甚忌克者因搆以形迹補權知學諭山
為慶源訓導移廣州教授已丑冬始選入史局由檢
閱陞至奉教辛卯以司憲監察遷兵曹佐郎坐事罷
壬辰倭寇奄至敘拜龜守寄訪蓋柄人者故擠之公
即日赴驛巡邊使申砬素威猛吏卒人人惴栗失措
公具告砬弊狀砬亦歎憮一無所責俄而京城失守
公欲追 上行在阻寇不克達間道抵江都會都體

察使鄭相國澈署公從事遂偕體察南下相國寸公
大小戎務悉委公裁决事皆立辦時人心潰散且義
兵與官軍隙將有乖爭之漸乃手製文二道諭以朝
廷德意譬曉君臣分義父老多感奮涕下將士亦瞿
然改圖訖無事癸巳春以司憲持平入謁肅川行宫
屬時搶攘 天兵満國諸將衙門辭命紛沓非敏疾
大手莫可酬應以公知製敎兼承文校檢專幹其事
自是常帶至校理參校夏拜吏曹佐郎冬扈 駕還
都行人司憲擊 帝勅來宣遠接使李公恒福選公
從事甲午陞正郎宋儒真叛就捕 上親鞫公爲問

事郞按獄詳敏　上日屬之問年紀多少獄完陞司
僕僉正旋拜司憲執義朝議將遣請　天朝爲羈縻
倭寇計公上劄斥其非同僚欲追論鄭松江以及一
隊士流公不欲苟同摭實自劾遞授成均司成由是
坐與世乖違淹滯散局以奏請書狀官赴京乙未歷
掌樂僉正軍器正差咸鏡巡按御史持己簡嚴所至
官吏莫不畏服巡歷列鎭問民疾苦多所蠲免北人
稱之至今丙申由議政府舍人復掌樂正充都元帥
權慄從事官叛賊李夢鶴起兵連陷數邑元帥聞變
馳進賊已擒斬支黨在繫者數百千人公言于元帥

曰脅從罔治今賊徒皆鋤耰之氓不足并誅乃具稟
于朝 上允其請命公同元帥驗治止誅首惡七人
餘悉解釋群情大安丁酉移司贍禮賓寺正 天朝
尚書邢玠出視師以接伴從事官候于境上冬還朝
連授平山揚州大臣以方管文書輒啓留之戊戌掌
樂正兼侍講院弼善薦入弘文館爲校理應敎楊經
理鎬以餉道不繼督責甚急公承 命馳往關西躬
出入海港催運十許萬斛冬以䟽奏文驛召還己亥
轉司饔宗簿正舍人校理典翰擢通政同副承旨冬
遞授刑曹參議兼承文副提調庚子還右副序陞至

右舊例承宣不得兼承文提調大臣特請勿遞夏拜
禮曹參議大司諫秋以參知移吏曹辛丑拜副提學
上命玉堂謄寫古經周易公幷劄子登進推明易理
備陳人君體天行健之道　上優納又命纂春秋左
氏程氏胡氏三傳成一書合經爲篇者三十有四書
成復進劄申以春秋大復讎之義語益深切時倭冦
新退故規戒如此特加嘉善階以奬之壬寅拜禮曹
參判遞西授兼副摠管受命撰東征將士紀宗若干
卷又撰王妃金氏冊文俱賞馬癸卯至甲辰爲兵曹
參判者各二副提學者五大司成者一兼藝文提學

世子副賓客同知春秋 上選儒臣校正諺解周易
公與爲乙巳拜都承旨兵曹參判擢資憲漢城府判
尹丙午朱梁兩 詔使來公爲義州迎慰使還特
命撰皇華集序俄拜兵曹判書修明軍政甄拔武才
案無留牘門絶私謁禁衛吏胥咸服其清明遞授禮
曹有金稽者上疏請追崇德興大院君時柳永慶當
國使其所親啗公公毅然曰此事有先儒定論豈容
異議其人色沮去事得寢丁未西授兼摠府戊申兼
京畿觀察使未幾 宣祖大王昇遐名以藝文提學
撰進哀册文特加正憲拜判尹知義禁府時三司告

臨海君珒有反狀起大獄窮治黨與公再授大憲皆
不拜己酉復禮曹同知成均館　天朝行人熊化以
弔諡太監劉用以冊封踵至用公迎慰于義州冬以
知樞差世子冊封奏請使赴京庚戌還拜禮曹知春
秋館加階崇政賜土田臧獲光海新御昌德宮將以
童男女誦經前導公以爲王者所御如日中天豈宜
作不經事以示後凡三啓乃允辛亥兼同知經筵冬
遞知樞癸丑四月死囚朴應犀被免徒教唆誣告國
舅金悌男挾永昌大君謀逆鍛鍊成獄賜悌男死禍
延薦紳朝野氣塞初　宣廟遺教于宰臣七人曰不

穀忝位負罪臣民若隕淵谷今得重病脩短有數聖賢所不免夫復何言但大君幼稚未及成長我不幸後人心難測萬有邪說賴諸公愛護扶持聖意盖為日後地也奸臣爾瞻等得罪 先朝日思報復繼史文致至以遺教為僞大司諫李志完正言柳活等論以七臣不卽辨明削仕版繼以鄭浹者受爾瞻嗾亂引名公卿就逮公亦下理卽放歸田里而羅織日甚公待命于金浦先墓下所居湫隘能處之晏如扁曰何陋庵以見志後築草舍于山麓穿池種樹命曰坎止窩丙辰秋光海將廢 母妃追刑金悌男群兇因

此搆陛前事寘公春川乃架數椽屋顔曰旅庵在謫五年不跡戶庭日以墳典自娛辛酉宥還田里癸亥三月今 上改玉盡滌戊申以後罪籍首起公判吏曺兼兩館大提學知成均春秋館時當鼎革之初恢張公論銓注得宜 上雅重公悉用首擬位著日新中外拭目七月拜議政府右議政屬有告變者 上特名公詢以獄事公極陳更化之始當先德後刑言甚剴切獄果無實并勿問都民慶悅諸見宥者踵門叩謝公拒之曰吾為國豈為若耶冬因災異上劄論治道終以早建儲貳為請且獻元春四箴曰臨朝燕

居進學體乾 上嘉之賜酒食豹皮甲子李适韓明
璉擧兵叛 上南狩次公州數日賊敗誅獻馘于廟
於是禮官請賀公議曰逆臣犯闕 主上蒙塵可羞
而不可賀 上還都將策扈從諸臣勳公力言不可
乃止憲府官嘗因事忤旨 上怒命盡褫公上劄請
優容 上兄定仁城君珙屢騰逆口廷議欲遷寘以
絶禍根 上久不准公語僚相曰臣子執法固當而
寬貸至親亦盛德事也右贊成李貴聞其言廷辱之
公上劄言下官辱大臣虧傷國體乞解職 上召府
院君張晩李光庭問貴廷辱狀張李囁嚅對不悉

上降旨切責並罷三人職名屢慰留公公再上劄請
復三臣 上不從大司憲崔鳴吉論綾原君俌不法
事 上震怒公上劄言禮遇臺閣振厲士氣爲祈天
永命之圖 上優答之玉堂論劾南以恭 上疑玉
堂官朴烶羅萬甲俞伯曾等偏黨命補外公上劄救
不許俄又命遠竄烶等公復上劄請寢成命 上特
從之乙丑 上母連珠夫人卒禮臣議喪禮以 主
上當服朞 上欲行三年喪公與僚相守閤爭之
上又欲自主喪乃率百官 啓曰聖明既爲 宗廟
主不可爲私親主喪請依禮臣議以綾原君爲喪主

罷落並得 允丙寅秋以讀卷官掌試事公子朔全
孫晃俱上第咸謂得人適考官趙璞子全素以違限
製呈得參薑官因浮議論試官徇私并罷一榜人皆
寃之自前殿試無親嫌公始以子弟嫌固辭未允則
黽勉就試考校等第無所可否至是公三上劄辭職
上再遣承旨諭以手批曰卿立朝四十餘年無一點
些疵今若允副卿意則人謂予疑卿卿若終始求退
則人謂卿於予有憾卿體予至意須勿固辭公請益
懇 上勉從授判中樞府事遂決意歸田陳請乞骸
未允會丁卯正月奴賊闌入進薄平壤急起公左議

政兼世子傅仍命公奉世子分朝至全州一莽上劄陳
討賊便宜皆報聞公盡誠保護隨事獻規設撫軍司
與都體察使李公元翼協心經理調兵食不乏軍民
弊瘼條奏大朝悉與變通三月陪東宮會 上于江
都 上喜賜虎皮廐馬四月扈 駕還都時賊大衆
捲退而留屯安定間者尚數萬陽為約和故兵寇掠
不已公請督諸將躡後進兵且發間使責虜負約賊
遂聽介西鄙新去亂民餓死且盡乃移粟賑救給種
牛俾得安業復修安黃二州城塹令總兵入鎮以固
關防剛置營將入道為緩急之備皆公定畫也七月

進領議政兼世子師冬將行世子嘉禮公爲都提調
上劄請省繁文浮費 上從之戊辰春柳孝立等謀
逆糾結內外不軌之徒剋日擧事賴許楠等將上變
未發公微聞其狀坐廟堂急招大將捕賊之持兵器
入城者按問首服悉捕兇黨前後伏刑五十人諸被
引者甚夥咸能辨析情僞有絲毫不實輒傳生議白
上悉宥之獄竟命錄勳并及推官公與僚相力辭只
拜鞍馬之賜四月乙未太史奏塡星犯太微上相星
識者憂之六月以亢旱上章引咎 上慰諭庚子肩
胛發疽猶力疾赴衙疾遂甚 上遣內醫賫針藥診

視特賜御膳　王世子遣宮官候問者亦屢訃聞
上下敎曰領議政以先朝舊臣竭誠輔國邦運不幸
失此良弼予甚慟悼輟三日朝官庀喪葬悉從優典
遣近侍禮官致吊及祭　王世子率宮僚擧哀親臨
哭吊三殿並別賻有加實異數也公天資英粹器度
安詳神精內蘊而符彩外炳如渾金良玉不見圭角
自幼靜慤聰穎過人初無父師勸導之益而能自力
於學年未成童即知向方平居簡默不妄言笑動止
有常一於莊敬機變枉曲之思自絕於心鄙俗惰慢
之氣不形於色處身行事皆出自然不假矯飾明白

坦夷表裏如一使人可親而不可狎其在家也每晨起起必具衣冠謁家廟訖整襟終日儼恪自持嘗祭則宿戒省滌必致誠敬友愛同氣尤出至性季弟判君差公數歲提誨甚嚴至老猶然與寡姊同居三十年事之如母甥女之無歸者數人率養一家視如親出其爲學也未嘗規規於世儒繩尺而所見甚高諸經奧旨靡不通徹先儒理性之編近代學者之說亦皆參究領會其趣尤慕程伯子邵堯夫常曰伯子有聖人之質堯夫有聖人之才及歸田里屏絕世事方右圖書專意探賾一日取邵子經世法觀之怳若開

悟遂窮象數著先天窺管後購邵子大全於燕市比較之鮮有不合者精詣自得如此其爲文章本於六經老成典重人不敢瑕點一字自少歲已然晚乃更闢堂奥詞致益工沖澹超洒脫去筆墨蹊逕亦可見其禀高養深而字畫之妙特緒餘耳早有盛名歷位清顯而杜門靜養罕與人還往權勢之途務自斂避

宣廟晚年眷注彌隆而自以聯姻禁掖益不樂於名宦恒存謹畏朝退却掃居第蕭然人不知爲卿相家也中罹變故備經多少逆境而不以死生禍福動其中惟其平日操履無玷評論無頗故雖爲奸兇所忌

使之顚沛困橫而卒不能加害逮遇 聖明遂登鼎席正色立朝與諸賢悉心共政論事 上前委曲開陳箴規密勿指切時病有所獻爲必詢公議審定而行無纖芥滯吝意務持大體不肯爲僥幸苟難之擧論治道則以寬恕鎭靜爲本不喜紛更曰法祖宗亦足治耳其設施籌畫幾於無迹人故不甚知也凡有朝會必先百僚卯仕酉罷至沒身不懈因此積勞屬虜使抵京要嚇朝廷患之公已疾革猶念不置聲在喉間數問虜使還否且言旱災此酷吾輩罪也民曷由生吾死而雨無所憾矣平生自奉甚約於聲色嗜

欲淡如也飲食服用有同寒士家貧往往假貸以給而不顧生産一畝田一僮使無所增益寢廡傾塌而不許修治曰國事未定何以家爲夫人喪後不復置媵屬纊之日衣衾無副祀奠之具取資於親族鑑識素明於人尠許可然朋游間一定交則白首無貳與李鰲城氣象不侔而相與爲知己鰲城之卒也設位以哭久而愈傷蓋有絶絃之歎焉少號敬堂後改玄軒別業在金陵象頭山下一號象村居士晩號玄翁嘗自叙曰玄翁者不知何許人也以文名於世而翁不以文爲事以官顯於朝而翁不以官爲心以罪竄

於外而翁不以罪爲撓無所嗜好無所經營視貧猶富處豐如約與人交人不得以親疎接乎物物不得以拘絆此足以觀公者矣所著詩文有象村稿三十三卷先天窺管一卷求正錄一卷和陶詩三卷藏于家噫公有不可奪之志節不可及之德行不可掩之事功上則人主委任方專下則朝野倚望方重是宜天假永年展盡所蘊而使堂堂經濟之志一朝閟諸泉壤時耶命耶君子於此不能無餘憾焉公壽止六十三用九月庚午葬廣州治東莎阜里申坐之原配曰贈貞敬夫人李氏先五歲卒世系若行已別有誌

窆在通津新村將以是年十二月卜吉移祔于公墓左凡舉二男五女男長即翊聖東陽尉次翊全女長適縣監朴濠次適佐郎趙啓遠次適及第朴漪次適侍直姜文星次適士人李旭翊聖尚 宣祖大王第三女貞淑翁主生男曰冕生員狀元次曰昇曰炅曰最曰晸女適洪命夏餘幼翊全娶縣監趙昌遠女生一男朴濠生男二曰世模世楷女二適進士李壽仁士人林聖伋趙啓遠生男二女三男曰永錫餘幼朴漪生男一姜文星生女三李旭生男二皆幼冕娶監司尹暄女昇娶大司成李敏求女生男女各一幼銘

曰

降嶽維申生世有人簪組司望逮公益振外温内剛
為國圭璋學本詩禮言發成章載揚王庭鳳儀鸞翔
騫于邇聯密勿拱避忠勤左右持憲秉銓辨遏邪枉
保厥不偏竟遭斥傷身阨道昌邑彼芝蘭遇蘗彌芳
運屬重熙首膺眷毗公惟我弼衮職是司犯逆堅懇
志切匡維契合淵衷默斡玄功將卒厥施惠我民痌
時沆用康天奪何怙沒且不亡其存者長音徽如昨
簡策流光有欝新崗繄公所藏匪諛匪私刻示茫茫

趙完璧傳

趙生完璧者晉州士人也弱冠值丁酉倭變被擄入日本京都即倭皇所居爲倭服役甚苦思戀鄕土常有逃還之志倭奴輕生重利以商販爲農以舟楫爲鞍馬海外南番諸國無遠不到以生曉解文字挈而登舟自甲辰連歲三往安南國安南去日本海路三萬七千里由薩摩州開洋歷中朝漳州廣東等界抵安南興元縣縣距其國東京八十里乃其國都也國內中分爲二一安南國一交趾國互相爭戰未決勝負有文理侯鄭勳者以宦官用事年八十居處甚侈地多茅蓋而唯文理侯家用瓦瓦縫用油灰以孔雀

羽織綃為帳一月文理侯招生生至則有高官數十人列坐飲宴鬧生為朝鮮人皆厚待之且饋酒食問其被擄之由曰倭奴之侵暴貴國俺等亦聞之頗有憫惻之色仍出一卷書示之曰此乃貴國李芝峯詩也（芝峯即睟光號詩即睟光丁酉奉使中朝時贈其國使臣者也）徐是高麗人能識李芝峯乎生以鄉生年少被擄又不斥名而稱芝峯故不省芝峯為誰某衆歎訝久之生閱過其書則多記古今名作無慮累百篇而首題曰朝鮮國使臣李芝峯詩皆以朱墨批點且指其中山出異形饒象骨一聯曰此地有象山所以尤妙相與稱賞不已既數

日儒生等又請致于其家盛酒饌以餉之因言貴國
乃禮義之邦與鄙國同體慰諭備至談間出示一書
曰此貴國宰相李芝峯之作我諸生人人抄錄而誦
之伱可觀之生自以朝夕人無意省錄且請紙筆只
傳寫數篇而還舟厥後見學校中諸生果多挟是書
者文理俟謂生曰伱欲求還本國自此刷還于中朝
可以轉解伱須留此生欲從其言而見其國人多詐
難信又聞距本國甚遠不果云其國男女皆被髮赤
脚無鞋屨雖官貴者亦然長者則漆齒其人多壽有
一老人髮白而復黃齒則如小兒所謂黃髮兒齒者

也問其年則百有二十其過百歲者比比有之且俗尚讀書鄉閭往往有學堂誦聲相聞兒童皆誦蒙求及陽節潘氏論或習詩文其讀字用合口聲與我國字音相近但紙最貴書籍則皆唐本也且喜習鳥銃小兒亦能解放其地甚煖二三月有西瓜甜瓜等物水田耕種無時三月間有始耕者有將熟者有方穫者日候晝熱夜凉地雖濱海海產不敷果則橘荔子外無他雜果饋以乾柹則不識之唯常喫檳榔以青葉同食未知爲何物也小說曰南人食檳榔以扶留藤同咀則不澁云蓋此物也檳榔樹高數丈聳直如行有節葉似芭蕉木花樹甚

高大田頭在處有之花大如芍藥績而作布甚堅韌
桑則每年治田種之如禾麥摘葉以飼蠶絲絹最饒
無貴賤皆服之渴則啖蘇草飯則健取充腸常飲燒
酒用沉香屑作膏塗身面有水牛形如野猪色蒼黑
人家畜養作耕或屠食以日氣熱故晝則牛盡入水
日沒後方出其角甚大即今黑角倭奴貿取以來五代
史云占城有水兕所謂水牛疑即兕也象則雄老過地方出爲謂之象
山有德象貢牙最長幾五六尺國王畜象至七十頭
出則騎象象有拜跪如人晉孔雀鸚鵡白雉鸚鵡胡
椒亦多產爲生亦嘗隨往呂宋國國在西南海中上

多寶貨人皆髡髮爲僧琉球地方甚小其人皆偏髻着巾不習劍銃諸技距薩摩約三百里有硫黃山遠望山色皆黃五六月常有烟焰在日本時見京都有徐福祠徐福之裔主之學浮屠法有食邑不預國政且倭人最重我國書籍多寶藏之安南人亦以重貨求之生又言海水西高東下距廣東七十里海中有雞龍山山極高峻地皆淺灘雞龍山之東水折而東走舟行甚艱必由山內以過不然則漂流至東海乃止蓋水勢悍急如此自日本晝夜行四十日或五六十日始達安南還時則順流十五晝夜可抵日本矣

大海中舟行以風便故每三四五月可行六月以後不得行舟又倭船小不能駕大海以白金八十兩購唐船船中人共一百八十餘名而唐人之慣習海程者爲船主用指南針以定東西又用繩索垂下鉤出水底土以其色辨方位遠近其所見奇怪之事甚多而海中見游龍尋常出沒一日數十步外有蒼龍奄至舟人失色俄而黑霧漲空有五色虹覆之雨雹交下波濤騰湧如沸舟上下震蕩幾覆如是者三四蓋龍奮迅欲升空而未能故也舟人每遇龍則輒爇硫黃及鷄毛龍惡其臭避去是日倉卒取數十活鷄投

火燒之龍又將逼舟舟人計沒奈何以銃砲數十一時齊發龍忽沒水去遂得脫云生至丁未年回答使呂祐吉等入往時哀告主倭得還本土其老母及妻俱無恙亦異事也夫安南去我國累萬里自古不通况海道之窵遠乎生由東極抵交南歷風濤之險行蠻貊之鄉冒萬死得一生以至全還乃前古所未有者也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若生者庶幾近之矣且生名爲完璧抑可謂不負其名者歟

復權閑戶書

觀化錄足想大君子愼終一節令人起敬夫以經世之學挂天之才而止於此天耶人耶有遺憾矣其病中所爲吟詠累十篇初非安排有爲而發尤見平日下工夫處但古聖賢無許多語句而如此縷縷似猶不能忘情於去來者何耶

復趙松湖書

屛居蓬蒿中久不聞人足音乃使者扶雀羅以入投之佳什一紙莊誦再四不啻驪珠夜光之在握琢拜千萬千萬擬卽效顰而唯露醜是懼幸恕而遅之

復申玄翁書

連旬積雨溽濕中人淹病伏枕悵想而已昨奉瑤翰強起讀之令人洒然若醒多慰多慰辱索拙稿朝天錄二卷呈似第得之造次殊無可取其中戲作諸篇近俚且俳此則尤不足塵具眼也生初喜始盛唐詩法自謂稍有所悟遂成癡業枉敝精神悔已無及今欲洗除舊習准專攝養以保畜餘年庶其可乎惟兄有以教之

答問者帖

不佞於文六經外喜莊子左馬下或韓柳於詩喜漢魏樂府以至始盛唐而大曆以下則唯取其警句而

止常竊以爲五言古詩絶句當效古樂府五七言律當法始唐七言古詩絶句當法盛唐而病不能專精致力宜乎未至焉耳旣辱來問只言其素尚者如此是非工拙難逃於具眼之下惟高明深究而自得之可矣

年豐傳

年豐者金泉驛奴也壬辰倭變余以原任吏部郎差防禦從事官赴嶺南時賊勢充斥吏卒之從行者舉皆逃散獨豐持馹騎随余不暫舍一日露宿田間距賊屯甚近軍中夜驚人馬崩潰豐急扶余上馬得免

蹂躪又在金山村舍余曰未起不意賊突至相去不十步豐遷促騎纔入後谷見賊挺刃追趕者無數如是者非一再到雲峯聞都城不守余與同行將士西向慟哭豐亦哭甚悲偕三道兵陣于水原之境暨奔北賊幾及背賴豐鞭馬出泥淖中擭脫其秋遂義州行在旋以御史赴咸鏡北道余謂豐曰爾辛苦甚矣不可又入不毛之地盍留此以待余還豐曰吾不可獨後堅請偕往至翌年癸巳京城賊退豐始辭歸到家見其母無恙其妻服喪以爲死久矣及相見疑其鬼焉其明年豐又來見余于洛下去未幾死夫自嶺

南至義州又轉而北道跋涉幾萬里出入賊藪迫於危殆者數矣賊逼則豐終日瞭望或達曙不眠常韉馬以俟之夜遇險阻則豐用右手扼馬左手扶余身俯仰下上以防顛墜凡周旋擁護出於至誠未嘗少懈方在嶺南時去家數十里之近不聞其母妻之存沒而了無去意當奔避之際左右腹背皆賊也決知其朝暮必死而終始不去往往絶糧或竟日不得食困頓甚矣而不一出慍語人有問何以不去豐輒曰我非不能去顧有所不忍耳噫余於豐非素相識也非有恩威可驅使也乃一朝卒遇而得之於豐賤隷

耳非知有士君子之行又非矯情要譽以取祿仕者也而能若此其可尚已當是時奴而叛主子而後親者滔滔也至於官守之臣或有偷生鼠竄顧戀妻子而忘君背國者雖衣冠儼然可畏其視此人何如也豊時年二十為人謹慤而多質

敘夢

天啓甲子四月二十六日夜半病訣奄奄氣盡似夢非夢間見製作滿紙其中一句云身飄飄而上征迫太淸兮即覺一身騰上空中天色熹微如曙月之撡倚視則凡界微茫不辨涯際良久得醒曉後氣又盡

見數人同坐所製四五篇皆如楚辭讀至半有曰摶扶搖以上征跨紫鳳而下視略玄圃而崑崙九玉清之萬里初若歷歷可記倏爾而蘇則此二句外餘無所省噫當其氣盡時不知有吾身又安知疾恙之在身及其寤也始覺所痛之猶未去體雖欲排遣而不可得素問曰有形有患無生無患信哉

新[illegible]八下